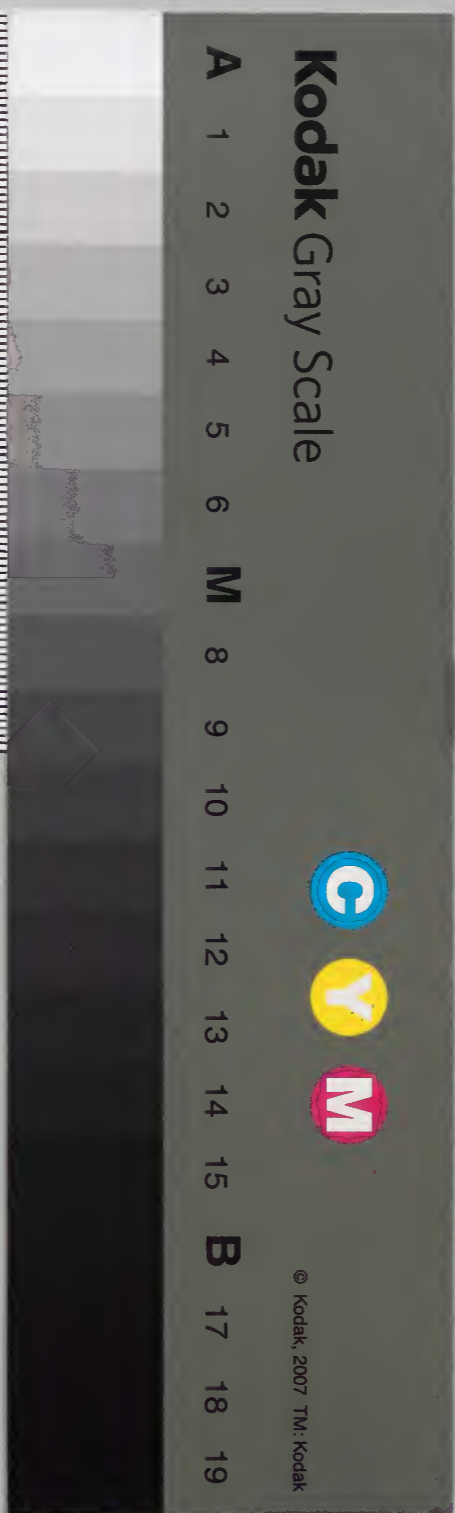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五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二	四	四	〇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七	五		書
七	二		〇
函	冊	號	類
一	四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20
冊數	24 (2)
函號	277 160

增訂四書大全



份按大學大全本一卷今欲
便讀者故分而為三

大學章句大全

淺草文庫

困勉錄曰此章釋經文
德曰德曰天之明命曰峻德

康誥曰克明德

即是經文明明德
字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曰顧諟即是經文
字又曰經文只一箇明字是

惟文王能明之

了康誥帝典却加
可見此德是人非學然能明

明德慎罰

者常少必如聖人一毫不為
氣稟所拘一毫不為人欲所
蔽方纔能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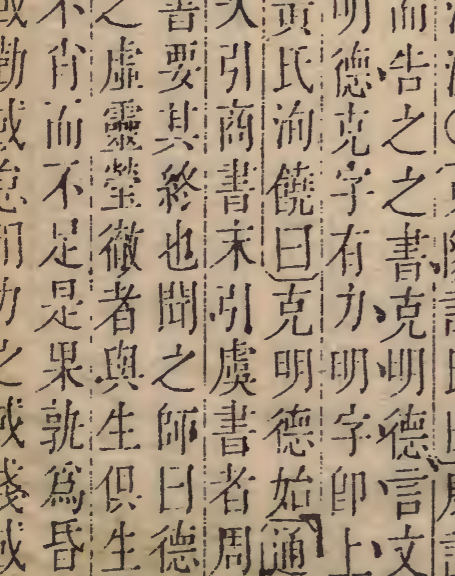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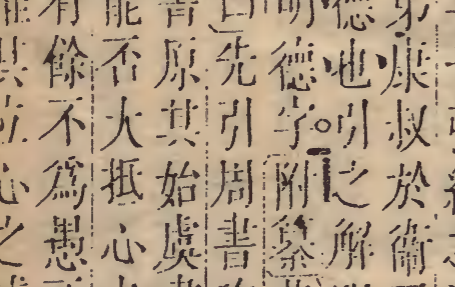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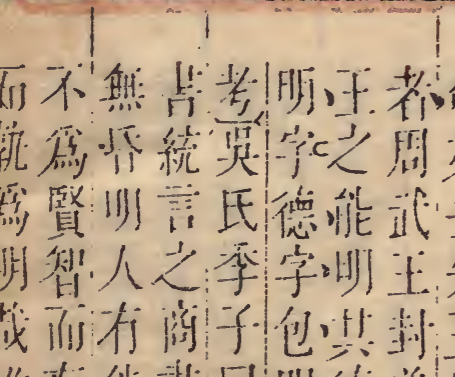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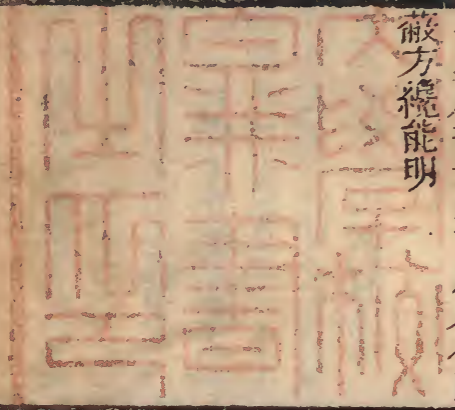
無昏明人有能

不為賢智而有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是果孰為昏
而孰為明哉惟其立心之或勤或怠用力之或淺或

而孰為明哉惟其立心之或勤或怠用力之或淺或

端喜齋

中



份按克明德者德字包明德
字明字即上明字乃明其明
德之謂夫謂明德為衆人所
同則可謂明明德為衆人所
同則不可也且克明二字正
須連說蓋惟能明之故見其
克耳吳氏看做兩層誤矣

呂晚村曰天命二字人多
突但看中庸首句便分明在
人曰性曰明德在天曰命曰
明命只是一件因地頭分名
曰耳經傳中命字有從理言
者有從氣數言者即天字亦
然非謂有二天命也猶之

只一心耳而虞廷分人心道
心必如是說此一件纔真實
圓滿也惟佛家最怪此說則
曰支離曰兩儀究竟他也不
怪支離兩儀總怪這一箇理
字耳看楞嚴惟識圓覺等語
真是支離他除却理字說天
說命只有這形象氣數計故
說天命到極精妙只是一無
然終不奈這形象氣數何遂
為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說
以亂之却極淺卻易破即禪
子亦心知其不然適以為高
言故佛家於天命上截則空
無下截則祖題其點者借粗
陋說空無借空無說粗陋以
求渾一不知真成兩極也

深進道之或敏或鈍殆不可以一律齊而後昏明判
矣康誥所謂克明德者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
之所獨蓋人不能而已能之斯謂之克如克寬克仁
克長克君是也夫文王之德之純既不枯於氣稟之
偏象天清明復不牽於物欲之蔽用能明其明德而
非他人之所可及也大學言此蓋謂人之欲明其明
德者必如文王而後能事畢矣附蒙引克明德明字
連上克字讀所謂明之者也德自是明德吳季子云
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此語有病蓋以
明之之明為明德之明矣人多喜而用之誤也克
止是能也語錄或問皆說得克字太重而與章句
有不同蓋章句是後來所脩改其說又較平實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

大甲商書顧謂常自在之也

恐人偷去兩眼常諟猶此也朱子曰常自在之古註
常戲在此相似諟猶此也從古是或曰審也廣韻

今不從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
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朱子曰上下文都說

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為性者便是
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
蔽了他○顧諟者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
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
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
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只是
見得道理長在目前不被事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一
物可見其形象○雙峰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顧其
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其動
也即物觀理隨事度宜於事親見其當孝於事兄見
其當弟此之謂常自在之○玉溪盧氏曰天之明命
即明德之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
與我者言曰明命名雖異而理則一曰用動靜語默
之閒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孰非明命之流行日用動

靜語默之閒孰非顧諟明命之所亦孰非明明德之所
所○新安吳氏曰言德則命在其中故釋明命曰天之所
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新安陳氏曰傳引康誥
帝典之克明皆釋上一明字乃明之明而明德之
本體則未嘗說破惟以顧諟天之明命言之蓋明命
即明德之本原顧諟即明之工夫也貫天命已德
而一之或問謂天未始不為人未始不為天可謂
精矣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其亦祖述此意也歟○東
陽許氏曰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末放
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
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
到便暗損了此明命附纂明命深○此明命字就明
德言○吳氏季子曰德之本明而不可以不明者是
固然矣抑明之功又當何所先耶曰敬是也蓋敬
則一不敬則二敬則專不敬則雜敬則不東以西不
南以北常如天理之在目前不敬則心不在焉視而
不見者多矣此章之所謂敬者何哉顧諟而已矣書

之大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此伊尹稱湯之事以
教大甲者漢儒釋顧諟二字以為常目在之也常目
在之非敬而何夫明德之在人豈由外鑠我哉有生
之初天固以此明德而畀付之矣其畀付之者即命
也故不謂之明德而謂之明命奉承此命而存養此
明者當如何朝於斯夕於斯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日擊道存而所以明明
德者不敢不用其力蓋不如是則懼墜天之明命而
失其畀付之初意也附語錄自人受之喚微明德自
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
命若常見其在目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
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
別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先生問
顧諟天之明命如何看答云天之明命是之所以
命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然天之所以與我者雖
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撕省察使大用全體昭晰無遺
則人欲益滋天理益昏而無以有諸己矣曰此便是
至善但今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

大學大全 章句 中 三 適喜齋

困勉錄曰存疑謂自其虛靈不昧言曰明自其眾理應萬事言曰峻淺說因之此大謬也峻總是明到極處不必分貼又曰帝典又變明為峻以見此德之極其大而總之是不可不明的

份按峻德即明德體用之全非有所加也則此峻德者是亦人所同具但眾人為氣物蔽不能如性之之聖全此峻德而不失耳吳氏所謂惟克則峻克明其德而至於峻却似謂峻德深於明德眾人雖皆有明德而不能有此峻

德恐不免有語病也○此節所以別於首節眼目固在峻字然謂峻德深於明德則不可

困勉錄曰自字對民言○份按玉溪東陽皆重看自字雖似有意味然恐非正解當以吳氏之說為當蒙引存疑皆

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真如見一箇物事在這裏不要昏濁了他則無事時自然凝定有事時隨理而處無有不當○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己之性通貫明徹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附纂克明峻德終○深○文理接續處○明明德止於至善○

吳氏季子曰堯之德自欽明文思而充之至於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虞書紀之曰克明俊德大學引之則曰克明峻德峻者高大之義今以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觀之則高大大可想矣謂之峻也不亦宜乎是德也人皆有之惟堯則峻耳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大學之極功何以至於此雖然克明其德而至於峻亦豈於性分之外有所增

益哉是德之天本自高明本自光大堯惟因其高明而推之以極於高明因其光大而廣之以極於光大如是而已人能以至善為準以不敢自足為心孜孜焉求以明之必至於峻而後止自然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是堯而已矣附蒙引峻德亦非帝堯之所獨萬物皆備於我堯舜與人同耳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或以峻德為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非也蓋明峻德只就帝堯一身言乃至誠無息處光四表格上下則是微則悠遠以后事故帝典於明峻德之下方說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今之言明峻德者只可說其德之明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却是正意若說出外便是新民境界矣○存疑所謂峻德即明德體用之全非有所加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雙峰饒氏曰引三書先後不倫取其辭意

不取盧許之說也

份按克明德指文王言似未
可謂為自明之始事而視之
為淺也

不以人代之先後拘。後凡引詩書皆當以此例之。○
玉溪盧氏曰自明是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明
者是自明昏亦是自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
之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
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間是自明工夫此章雜引三書
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脉之精密如此。○東陽許氏
曰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功學者全
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大此明明
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
自去明之方可。○臨川吳氏曰此章康誥言文王之
獨能明其明德以明人當求所以克明其德發明明
德之端也大甲承上文言欲求所以克明其德者必
常目在乎天所以與我之明德示明明德之方也帝
典承上文言能常目在天之所以與我之明德而明
之則是能如堯之克明其大德矣著明明德之效也
而又結之曰此皆自明之事也蓋自明者所以自新
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者所以新民然欲使民皆有
以明其明德而新民必先有以自明而自新故以自

明二字結上文明德之傳而起下章盤銘自新之意
通考東陽許氏曰天甲湯孫之名湯崩大甲立不明
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題曰大甲顧諟天之明命言
湯之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帝典即堯典克明俊德
史官贊堯之德亦引釋明明德峻德即明德。○吳氏
季子曰合三書而論雖其旨不同要皆自明其德耳
蓋天下之理已昏昏者不能使人之昭昭而新民之
功必自吾之明德始苟友之吾身猶未能使本心之
德瑩徹光明則雖欲天下之人各明其德胡可得哉
故大學之教必以自明為先務自明則能明民矣傳
大學者引三書而斷之以皆自明之一語不亦深切
而著明矣乎。○蒙引著此一句以別新民小註以為
仁由己釋之本文無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見
○存疑觀乎顧諟之言格致誠正之功思過半矣觀
乎克明峻德之言止至善之旨亦可默會矣
其辭雖若錯舉而先後次第亦有不容易者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困勉錄曰凡人在昏迷之中最難覺悟在積習之中最難振拔故荀日新句最重又曰日新二字格致誠正工夫俱在其內蒙引謂不宜以格致誠正安在此似拘蒙引又謂註滌其舊染之汚只是物欲不必兼言氣質亦是拘又曰學之初以去其舊染之汚為新學之繼以勿使舊染之汚復生為新學之終以勿使舊染之汚偶生為新又曰荀日新是不因循猶豫日日新是不中阻又日新是不倦勤者來全體有此三層工夫逐事上有此三層工夫如夫子之

憤樂一般又曰日日新是無間斷又日新是無住頭總而言之則皆是無間斷又曰日日新又日新兼未新者則更新已新者則常新且愈新三意○蒙註曰日日新又日新二句緊相連說無大分別然看來二句亦略有分別日日新者連續不間斷也又日新者末路更振刷也細看又字還不可作有守意還是加功意○呂晚村曰日日新繼續意又日新提振意日日從上日新生來又日從日日生來原只了得日新兩字却三句各有精義○袁了凡曰人到日日新已無間斷似不能有加矣復言又日新者謂於緝熙無間之際又加鼎新革故之圖也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

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類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類之盤歟○雲峰胡氏曰沐浴之盤本孔註邵說雖無關於日新大旨然於盤字或有小補云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

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

之。又曰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只見於大學緊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汚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西山真氏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者神明之舍乃甘為私欲所汚是以形體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哉○雙峰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之機實在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新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雲峰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新安陳氏曰德日新之龜自仲虺發之湯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大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所言萊朱即仲虺與斯道之傳者也明明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元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由體而達於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日新又

新為言。因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己德之明字。以言明民德。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新己德體用之。不相離可見矣。附纂黃氏洵饒曰。日日新。又日新。是至為精密處。○吳氏季子曰。新之一字。其進德之機。括歟。其作聖之途。轍歟。處己者。不如此。則於明德有遺憾。處人者。不如此。則於新民有餘愧。皆非止於至善也。新者何。遷善改過曰新。去穢養華曰新。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日新。湯以齊聖之君。稟聰明之德。若無俟乎新也。今則不然。聖惟恐其不益。聖明惟恐其不益。明提撕省察之功。殆無一息之閒。斷猶懼其久而忘也。沐浴之盤。蓋所常御。取而銘焉。九字森嚴。凜乎若父師之臨其上。而日教詔之也。其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者。蓋謂苟能日新。則當日日新。之。又日新之。頃刻不新。則非矣。必持之以日日之常。今日新之。猶昨日之用功也。明日新之。猶今日之致力也。善念相繼。循環不窮。而後此德常新矣。大學以湯之事。教人誠以自新者。新民之本也。果能自新矣。推之天下國家。則必能洗濯積習之污。迂績方來之。

大學大全 卷中

讀本

四書釋地曰。康誥大學引者。四孟子引者。二皆未及康字。

何義孔安國書傳。雖晚出。却以康誥之康為圻內國名。遠勝鄭康成作諡號解者。嘗說以一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設虛。當既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諡。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文諡。康子亦諡。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

康誥曰作新民

善薄者使之厚。濇者使之淳。濁者使之清。穢者使之潔矣。附蒙引。苟誠也。誠字最重。此與論語苟志於仁。苟字一般。苟日新者。一日之新也。日日新者。不止一日之新。須是接續新去也。又日日新者。言其日新之功。自此更無一日之或息。又深於日日新也。○存疑。看來新民工夫。自新蓋居其半。或問說新民兼化之處。之二事。自新則是化之也。故傳者釋齊家治國平天下。俱離不得此身。良有以也。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朱子曰。鼓擊鼓然。自然能使人跳舞踊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撕警發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己耳。○陳氏曰。自新之民。已能改過遷善。又從而鼓舞振作之。使之聲譽不能自己。是作其自新之民也。此正新民用工夫處。○雲峰胡氏曰。前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我者。此所謂作。

大學大全 卷中

七 適喜齋

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從封衛衛即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為良然後讀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因再四慨歎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耆觀書少而未見耳

四書釋地曰周雖舊邦鄭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周字貼大王不若詩集傳以周受封始自后稷為真舊左傳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言受此五國世為西土之長釋例土地名曰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岐在美陽孔穎達曰今案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餘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部與岐畢相近為之長可矣計魏在部東六百餘里而令部國與魏為長道路太遙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遠境而辭不及

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民者也。○新安倪氏曰易繫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摘此四字以釋作字振起之即孟子稱堯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意。○東陽許氏曰第二節章句以新民為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通考東陽許氏曰新民工夫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德日新。○黃氏洵饒曰作新民精密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孟子放勸勞來匡直作之之術新民止於至善。○蒙引新字連民言自新之民也蓋商之民染紂之汙俗已深至武王布以維新之化民亦皆有自新之機矣但在上者未有振作而成就之則亦未便能濯然一新耳故武王於康叔之衛告之云云。○按或問及書傳皆以為作新乎民惟章句以為作其自新之民蓋亦晚年改定之說也。○存疑蒙引曰自新之民用不得匡直字愚謂自新亦方有自新之機爾要之克己最難凡民安得都無邪曲者乎匡直似

無妨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

以及於民此是推本說而始受天命也始字貼新字○宋子曰是新民之極

和天命也新。○北溪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雙峰饒氏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末梢膺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通考吳氏季子曰文王興於岐山以爾部千餘年之國一變而新之地不改辟也民不改聚也而聖德彰聞天休滋至近悅遠來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之氣象煥然非復后稷公劉之舊矣故詩人美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二者皆自新之

幽並不解其故余謂穎達每好依阿康成元凱莫敢是正茲獨上攻及傳之正文殊可喜也但云幽距岐四百餘里四當作二

呂晚村曰極即是至善無所不用極即明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理固如此然此章專釋新民而原本明德推及至善理雖通而實主不可紊故應從新民轉出極字呂晚村曰看註以至善訓極字以皆欲止於訓無所不用其明故用字只貼極字折開

別用不得用其極只是求其止於是之意用字不重盧氏景氏之說皆非

效也使學大學者無愧於湯之日新則康誥之作新民周詩之新舊邦特分內事耳大抵上之人有以自新而後下之人與之俱新自新者不過一己之善而已至於俱新則是存神過化緩來動和之域非天下之至善孰能與於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其謂是歟○黃氏洵饒曰其命維新一命命以天下文王明明德新民之事當於二南考之○蒙引大抵論湯文之德則皆是自新新民而各用其極者固無淺深但據所引之詞則略有淺深蓋是大學傳文之體所謂深淺始終至為精密者云爾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玉溪盧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不紛紛擾亂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雲峰胡氏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日日新

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義理接續血脉貫通此亦可見○臨川吳氏曰此章盤銘承上章言自明者所以自新而欲新民者必先自新是發新民之端也康誥承上文言自新既至則可推以作興自新之民示新民之方也文王詩承上文言既能自新而推以新民則民德皆新而天命亦新著新民之效也盤銘言自新康誥言新民文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之謂也故以用其極結上文自新新民之義而起下章所止之說也○蒙引此君子泛言或以為指湯武文王者非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附纂黃氏洵饒曰不用其極極字即下章之至善所謂文理接續也○景氏星曰用其極者即所謂止於至善也能

份按困勉錄云邦畿黃鳥雖是喻言然民之止必於邦畿鳥之止必於丘隅亦是止至善之類與川流爲魚同爲道體一例此意亦不可不知但傳意看來似不重在此愚謂只作喻言爲直捷不必引川流爲喻家說反生葛藤也四書釋地曰貨殖列傳稱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余嘗考其地大抵不出殷家邦畿之內蓋自湯居南亳以後紂居朝歌以前凡六百四十五年都河南者三焉都河北者四焉三者何一括地志云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

五里卽湯所都是一榮陽故城在鄆州榮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教地也卽仲丁所遷是一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卽盤庚所遷是四者何一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實甲所築而都者是一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址是自祖乙前已爲都矣一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卽祖乙所遷是一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本妹邑或曰武乙遷焉或曰武丁始都者是計南亳在極東許都在極西相距離本二千里要實不止千餘里則殷家之邦畿若是其寥廓乎余曰周家鎬京方八百里顏師古云八八六十四

止然後能用章句皆欲二字正貼無所不三字然新民之意却在作字上學者宜熟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通考吳氏程曰畿音祈與圻同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

有所當止之處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謂邦畿爲民所止之處以此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汎說止字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邦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通考吳氏

季子曰古者方千里曰王畿蓋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爲畿是維衣冠禮樂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爲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咸曰此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附蒙引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二節言人當知夫物之所止者而止之三節舉聖人能止其所當止之實

以示人所當止之則也章句物字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於動靜語默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至善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耳○惟民所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也借彼之詞寓此之意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綿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

鋤林蔚反蔚紆弗之

處岑蔚二字本古註○北溪陳氏曰上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

也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

也雲峰胡氏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止而章句於

為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
方六百里顏師古云六六三
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也
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
云邦畿千里然則周所謂千
里乃指國言豈如今路程之
里數乎竊以周既然殷何獨
不爾

翼註曰此承上節看不可對
上節看蓋所當止三字即上
節物各有所當止但加人當
知意耳

呂晚村曰須見至字之重人
只曉得善字耳又曰仁敬孝
慈信為一定之理便是至善
何以人不能止却無一定之
仁敬孝慈信只為人倫中境
界人各不同則所以為仁敬
孝慈信亦變化無定惟聖人
緝熙敬止為能就不同處曲

折以造人倫之至而仁敬孝
慈信也為天下後世可奉以
為規矩方所謂至善也明此
則註中究精微之蘊與推類
盡餘意正可深長思矣又曰
有書內書外義五者目之大
推類以盡其餘方見聖人之
止無非至善此書外義也然
不於五者中一一各究其精
微之蘊亦無從推且盡也此
書內義也要之至善已備於
五者餘只從五者推去耳非
另有未全之說也
份皆真氏謂父雖不慈子不
可以不孝敬先言子然則不
先言臣者為君不仁臣遂可
不敬乎

下文亦以知其所止與所以得止至善之由言之○
新安陳氏曰此比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附纂黃氏
洵饒曰邦畿千里一節此是說淺處乃天理之本然
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節之意此是說深處乃人
事之當然也示人以天道之本然使之盡人道之當
然也附蒙引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此知字兼能得
意胡氏以對能得言恐太泥如在黃鳥只云於止知
其所止便是能得所止了不成黃鳥此時只是知所
止而猶未能
得所止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

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
於音鳥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

以德容言通考吳氏程
日深遠無淺露迫切之

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

緝不容己之誠也
熙不容掩之明也

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朱子曰緝熙是工夫
敬止是功效○西山

真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
止於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
敬孝慈信○新安陳氏曰安字見文王安行之氣象
非勉焉用力之此通考張氏彭老曰上一箇止字是
萬事體統此止也下五箇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也
○黃氏洵饒曰於緝熙敬止此是又深處統言德常
明也又曰為人子止於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
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敬先言子也又曰安所止者聖
君之事歛厥止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
者賢君之事也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
而後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
問二反

止而無疑矣

朱子曰為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須隨處看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

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止道擊踞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執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節齋蔡氏曰緝熙敬止者所以為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所以為止至善之日西山真氏曰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得其皮膚便以未善為已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子而已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廣而推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雲峰胡氏曰仁敬孝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新安陳氏曰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傳文言外之意通考東陽許氏曰朱子註文王之詩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精是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而言微是五事中緝悉之事及每事之間曲折隱微處推類以盡其

餘推君臣國人父子之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弟友弟恭之則又推凡天下萬物眾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吳氏季子曰此段專釋止至善之義所引三詩言學者之不可不知止也仁敬孝慈信乃其所當止之則耳黃鳥一名搏黍禽之至微者也綿蠻之詩因是而比興焉相彼鳥矣載飛載鳴止於棘末安也集於桑末善也顧瞻丘隅厥有美蔭畢羅之所不擾彈射之所不驚實為可止息之地乃托之以棲其身世之學者顧不能止於至善則是其形雖人而智不逮於微禽也夫子說詩寧不為之浩歎乎邦畿之止以民而言丘隅之止借物為喻靈於物而秀於民者宜何如哉論明德則必極其明不極其明不止也論新民則必極其新不極其新不止也否則反有愧於民物矣士之於賢賢之於聖其分量至不侔也語其知則有生知學知困知之殊語其行則有安行利行勉行之異由聖人而視士之學又奚啻相十百而相千萬哉然聖人於此猶不以聖自居必求其可止而後止則夫

未至於聖人者無可止之日矣古昔文王以聖德受天命一陟一降在帝左右則與天為徒矣一周一旋動應規矩則不勉而中矣又何待於脩為哉文王不然方且運純亦不已之誠勵勤用明德之志其學汲汲而無一息之自安其心翼翼而無一念之少忽詩人美之曰緝熙敬止緝者如絲之緒愈續而愈長熙者如火之光愈熾而愈烈由始而中由中而終此敬無窮已也由少而壯由壯而老此敬無間斷也文王之所以持此敬者果何為哉亦曰明德新民之事業自有當止而不容不止者於緝熙殫厥心所以求至善之地而止之也聖人且爾况其下者乎士而慥於知止則終不足以望聖人矣大學之教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之適子與凡國之俊秀設也上焉固未及於聖人下焉則已異於民物傳大學者曉之以民物之情而責之以聖人之事其待後學何厚乎雖然教人知止之方則必示人所止之地仁者君之所止也不博施濟眾則君道為未全敬者臣之所止也不事君盡禮則臣道為未盡孝者子之所止也

不先意承志則子道之虧欠亦大矣以至為人父而不慈則為賊恩是不知父道之所止也與人交而不信則為賣友是不知交道之所止也所止之地乃仁之至義之盡極天下之善不能加毫末於此止也者其明德新民之標的而大學之終事乎等而上之為緝熙之止者此理也推而下之為邦畿之止為丘隅之止者亦此理也天下之理散見於萬事者莫不各有所止大學特舉君臣父子與朋友之交以例其餘耳文公曰止是事事各有箇止處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又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與臣是所止之處禮與忠是所止之善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之類莫不皆然觀此則止善之事固不特仁敬孝慈信也○蒙引緝熙敬止四字依或問云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據此則朱子小註所謂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者不必從矣蓋此四字都是以成德時言也○繼續光明言其心常明也○物各有所當止云

者謂其理各有極致所在也。如為人君必十分仁為
人臣必十分敬之類。但人所造有得一二分者有得
三四五六分者有得七八分者。此等固亦可謂之仁
可謂之敬。但未可謂之止於仁。止於敬耳。必止於仁
止於敬。其仁敬方為至善之仁。敬不然。僅可謂之善
未可謂之至善也。此本非與義為見。今之說者有曰
仁者君之至善也。敬者臣之至善也。覺得於義未精
耳。○穆穆文王一條。不止言明德止。至善所以新民
者。亦在其中矣。蓋所謂立民之極也。○聖人之止明
德。新民俱有彼為君止仁為臣止敬。及孝慈信之類
明明德之止至善也。然為君仁而民莫不仁。即天下
以仁而民從之矣。臣敬則為上為德。致君為堯舜之
君矣。父慈子孝。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與國人交
止於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矣。非民之止至善而何哉。
此乃理勢相因之必然。下文所詳新民止至善者。即
盛德至善之餘澤也。○存疑。繼續光明所謂繼明德
也。無不敬而安其所止。繼熙之實也。下五事又敬止
之實。○仁敬孝慈信乃敬止之目。每句內都要見得

讀本

呂晚村曰自切磋琢磨至瑟
備赫喧學成德備方有此有
斐君子之稱斐雖止訓文貌
然所謂有斐乃和順積中而
英華發外猶之動容周旋中
禮盛德之至云爾故此二字
包舉上八句在內即盛德至
善亦只就上八句指其實有
如此又曰此節有謂與上文

敬止意。或曰仁孝慈信如何見得敬意。曰敬徹表裏
貫動靜。該萬事。豈有父子君臣朋友臨民而非敬乎。
故湯曰聖敬文曰敬止。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數聖人
之德。皆是以敬言之。○淺說。仁敬孝慈信。欲一一於
經傳中。摘取文王行事之迹。以實之。則慈信二字。難
得親切。而一日三朝。問安視膳。恐或未足以盡文王
之孝。况此五者。俱以所止言。則固不可以事迹之一
二端。而謂足以盡聖人之全體。極至也。○蒙引。上之
使下。下之事。上有交道焉。易曰上下交而其
志同也。其義亦可見。信即論敬事而信也。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

大學大全章句

適喜齋

分安勉者謬也蓋詩是武公之詩傳者引來但借以發明至善之蘊絕無安勉之義因不可云上節安而此節勉亦不可云此節由勉而至於安也又曰或謂上四句分功下四句分效不知通節只說明明德止至善之實無效字義詩云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則並民不忘句亦不重效說也又曰或謂四者分配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不知自脩兼誠正脩恂懷兼心意安分不得故章句或問都無此說也又曰本節是釋明明德之止於至善學即學至善脩即脩至善非上四句為明明德至末句纔說至善也

呂晚村曰本傳是釋止至善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中便有日新不已之妙

困勉錄曰翼註云自字亦不輕自家身心何可不自家脩理吳因云自脩者本來原是乾淨底只要還他箇本來面目按因之觀濤看自字不同可兼用

大學大全卷之三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菴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側下版反喧詩作咍諠詩作諼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通考吳氏程曰喧諠並可晚反上從詩則况晚反音義並與咍同下音營協韻作况反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鳥目反也猗猗美盛貌

興去聲也新安陳氏曰此於詩之大義屬興借淇斐文

貌雙峰饒氏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切以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

鋸居御反琢以椎直迫反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

音湯他浪反○通考吳氏程曰磨以沙石皆治物使

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扶又反磋之治玉石

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切與琢是治之有端緒瑟嚴密之貌嚴密備武毅之貌嚴密

不麤疎也武毅不怠弛也○東陽許氏曰嚴密是嚴厲縝密武毅是剛武彊毅以恂慄釋瑟備而朱子謂

恂慄者嚴敬存乎中金仁山謂所守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密是不麤疎武毅是不頽惰以此展轉體認

則瑟備之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雙峰饒氏曰宣著釋義可見赫字盛大釋喧字

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星上聲

察克治之功新安陳氏曰學所以致知知視行為易故以切磋比之治骨角猶易於治玉石

也自脩所以力行行視知為難故以琢磨比之治玉石則難於治骨角矣通考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既

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省是內自警省密是密察精詳此求已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

大學大全卷之三

左

通喜齋

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黃氏洵饒曰道學格物致知也。自脩誠意正心脩身也。又曰講習討論始條理之事。知也。省察克治終條理之事。行也。又曰講習討論言格物致知省察言誠意克治言正心脩身。

恂慄戰懼也。戰懼之意。威可畏也。儀可象也。西山真氏曰威

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蛟峰方

氏曰。瑟是工夫細密。備是工夫強毅。恂慄是兢兢業業。惟其兢兢業業。戒懼所以工夫精密而強毅。○新安陳

氏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本左傳語。威儀之美。形於外。○附纂黃氏洵饒曰。道盛德至

善。見得新民在明德中。欲盡人道之當然。必如此見得言綱領。而條目在其中。末又說新民。此是至為精

密處。德以理之。得於心。言善以理之。見於事。言錄問解。瑟為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曰是就心言。

問心如何。曰定密處。曰只是不粗疎。恁地縝密。○問備者。武毅之貌。恂慄戰懼之貌。不知人當戰懼之時。果

份按瑟備赫喧是止至善是
驗朱子云此不是做工夫處
是成就了氣象恁地蛟峰乃
謂瑟是工夫細密云云殊非
朱子之意
呂晚村曰恂慄威儀俱從學
備處來方有根據從瑟備赫
喧出方有體認又曰通節原
無重敬字意瑟兮兩句以敬
字會却於理無病又曰章句
無根敬止義勿仍萬曆己酉
此元之謬

有武毅之志。思不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肅莊嚴肅又鳥可犯。引詩而釋之以明此

字謂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

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在裏。德

表容。卒乃指其實。謂盛德也。而歎美之也。朱子曰。切而

善處。琢而不磨。亦未至善處。瑟兮備兮。則誠敬存

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

為至善。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

久而不能忘。○玉溪盧氏曰。切磋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則得至善之所止。恂慄見至善之德。脩於中。威

儀見至善之容。著於外。德容表裏之盛。一至善耳。卒

指至善之實。非盛德之外有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新安吳氏曰。理在事物。則為至善。身體此

理而有所得。則為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能極其仁。即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而盛德是得

份按琢磨亦所以得之之由
未可遂謂之得所止也

呂晚村曰不忘與新民之不忘微有不同蓋彼以功業言此以道德言彼是感戴意思多此是佩服意思多又曰民之不能忘似說向外邊然推究民之所以不能忘之故只是明明德之極處則是民之不能忘在明明德言之則為明明德之至善在新民言之則為新民之至善不然則下節末句不幾於重見豈出耶然則此節固不可云即屬下新民說而亦不必云明明德之中有新民也
份按章句所以得之之由得字即經文能得得字但經文得字專以行言此得字却兼知行言
四書釋地曰詩集傳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此自謂漢武帝

下淇園之竹以塞決河寇恂伐淇園之竹為矢以給軍耳鄺道元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又可證朱子止及漢之故然未遑其所由始惟晉戴凱之言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毛詩所謂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北土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唯箴竹根深能晚生故曰根深耐寒茂被淇苑然則詩所謂綠竹乃箴竹非常竹也亦可備異聞箴音夫
呂晚村曰顧麟士云此節釋詩一段即貼衛武公而不及及以上節為人君五句貼文王下節親賢三句貼前王例觀而知之也按此論極謬章內五引詩皆借詩之語可發明止至善道理耳如敬止止

於踐履之後者亦只一理而已。○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止至善亦有釋知止能得之意於止知其所止知止也引淇澳而釋之學與自脩言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由恂慄威儀盛德至善指其得止至善之實民不能忘已開新民得止至善之端下文方極言之耳章句所以得之之得字正與經文能得之得字相照應○東陽許氏曰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先切磋而後可以磋磨循序而進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磋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切磋以喻學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理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琢磨是就上說止至善謂脩行者省察克治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直行至極處瑟兮僩兮謂恂慄是德存於中者完赫兮喧兮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著通考吳氏季子曰淇澳者衛淇水之濱也菴竹者淇澳所產之物也竹之為物在在有之而淇園之竹名天下則以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特異於他處也猗猗者豐美之

貌詩人假此以形容衛武公之德彰著而不可揜者如此要其彰著而不可揜則未嘗無所本也譬之骨角必既切而復磋之極其滑澤然後已譬之玉石必既琢而復磨之極其精細然後已蓋日積月累之功非一朝一夕所能辦也迨夫嚴密之貌瑟然武毅之貌僩然而誠敬存於中宣著之象赫然盛大之象喧然而光輝見於外則其出處語默之閒動容周旋之際自覺斐然成章可觀可度使當世之人近之則不能捨遠之則不能忘斯可見其德之盛善之至而有以為新民之地矣吾觀武公年九十餘猶日敕其臣以箴儆已之過失則其切磋琢磨者可知矣如抑之一詩既曰敬謹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則瑟僩赫喧者可想矣迨其沒也國人思之而極其尊稱曰睿聖武公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信乎不可誣也上段既引玄鳥緜蠻文王三詩以明學者之不可不知止此段乃援淇澳烈文二詩以明得其所止之效也淇澳所言以明德之極而原新民之始烈文所言者以新民之極而要明德之終大學

字之文屬語辭而此竟作實
字則語句且不執定解况語
句所指之人事乎依渠例
將邦畿節武丁孫子繼繼
節周周衰賤者乎○困勉錄
曰淇澳節章句或問大全蒙
引存疑漢說俱不主武公言
蓋倘懷威儀盛德至善原非
武公所及不過借其詞以發
其義耳惟吳季子主武公言
而麟士本之然終不安也余
初誤收

呂晚村曰兩句要透出註中
能使二字之意不是說前王
預為後世之君子小人計凡
後世君子小人之所以如此
者皆前王之至善有以使之
也若只將觀賢樂利話頭隨
爭敷衍仍只說得民之不忘
不見得所以不忘之故註中
能使二字之意不出則至善
兩字不透又曰新民至善本
就當時而言所以觀賢樂利
必推論到後世不忘者後世
尚如此則當時自可知耳又
曰沈隱之節重節在後世
上講以發新民止至善意按
不是重後世正從後世追原

迭引之以互相發明耳附存疑章句瑟嚴密也嚴即
其嚴乎之嚴訓畏密是謹密不疎略也嚴密嚴而且
密也要之只是敬而不息若有息則疎略而不密矣
備武毅也武勇力也故曰孔武有力毅不息也故曰
非毅無以致遠武毅武而且毅也人心何以見武毅
強以勝欲便是武不息即毅也觀易君子自強自勝
之謂強意可見○問瑟今備今分釋則曰嚴密武毅
總釋則曰戰懼曰嚴敬之存於中何也曰嚴密以用
心於去欲言武毅以其能勝欲言要知只是一箇敬
然有始終之分○蒙引章句曰赫喧宣著盛大之貌
饒氏分解赫宣著貌喧盛大貌而詩傳却解喧為宣
著可見饒氏之穿鑿按赫赫師尹赫赫於盛大義尤
近不必分者為是○章句於恂慄則合解曰戰懼也
於威儀則分解曰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則恂慄二字
便當合看如敬謹之意斷不可分貼○先有是嚴敬
存於中後方有是輝光著於外此二句雖均是得之
之驗然自有先後表裏之別○民之不能忘也不必
謂聖人之德被於人而不能忘只當云德者人之所

同得也今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光輝充盛又如此故
民皆仰望之而不能忘也○存疑恂慄威儀言其德
容表裏之盛所謂盛
德至善亦不外此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

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烏
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通考趙氏惠曰大學釋
文戲音義字讀似有吉

凶美惡 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

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

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

久而不忘也朱子曰沒世而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
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

到前王之至善處蓋新民之
止至善前王一向如此只是
愈久不忘正見其善之至耳
不是當時相忘後世忽然感
念也○困勉錄曰須知賢即
其親樂即其利自其德業之
盛為法後人言則曰賢自其
德業之盛足覆後人言則曰
親自其利之樂處言則曰樂
自其樂之實處言則曰利
份按陳氏以後賢後王分貼
賢親未安

困勉錄曰前王不忘與上文
之不忘不同上不忘是不忘
其德下不忘是不忘其澤諸
家槩以為承上文民不能忘
說殊未是
份按此節言新民之止於至
善新民雖自明德來却不可

以明新並舉致失賓主也

大學

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
其親○玉溪盧氏曰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
本原此節即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在明
明德止至善之外哉○仁山金氏曰賢其賢者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
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
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廩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
○新安陳氏曰後賢賢其賢後王親其親下賢親二
字指前王之澤傳文雖未嘗言新民止於至善之工夫
事實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世天
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止
於至善之效驗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前王不忘此不
忘接上不忘又曰無一物不得其所即上
止仁敬孝慈信之謂○吳氏季子曰烈文之詩所以
形容文武之盛德於戲前王不忘謂文武為前王則
是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也文武何以使後世之人
慕之而不忘哉自明德新民推之而極於止至善能

讀本

使天下後世人人滿其願物物遂其欲由後王後賢
而觀之舊章成憲無非可行嘉言懿行取法不暇而
得以賢吾之賢祖功宗德百世不遷孝子慈孫萬代
如見而得以親吾之親由後民而觀之舍哺而嬉浩
然無憂鼓腹而遊泰然自適而得以樂吾之樂鑿井
而飲無求於人耕田而食不願乎外而得以利吾之
利夫如是則後世之人安得不思其盛德大業想其
遺風餘烈終其身而不忍忘也哉不顯哉文王謨不
承哉武王烈所以啓佑後人者雖至於穆王之時猶
歎仰思慕而已豈非賢其賢而親其親乎既醉之
民則曰吾君述文武之道而使我醉酒飽德以享太
平也鳩鴈之俗則曰吾君明文武之功而使我還定
安集以得其所也豈非樂其樂而利其利乎春秋戰
國以來王室而既卑矣以地則不大於曹滕以民則
不衆於邾莒然天下之強諸侯猶戴之以為共主其
辭命所及一則曰文武二則曰文武宗周之祀縣縣
延延至於八百餘年而民不忍去之者沒世不忘之
明驗也論大學之功用必如是而後可以為至善傳

大學

章句

七

適喜齋

大學者所以舉二詩而詔後世歟附蒙引此所謂賢其賢與論語之賢賢不同此所謂親其親與中庸九經之親親不同蓋彼下一賢字指人言而此下一賢字指德言彼下一親字亦指人言謂諸父昆弟之屬也而此下一親字則指先王之遺恩言所指異也○賢其賢者先王有是德業之盛是其賢也吾則從而賢之所謂率由舊章者也○親其親者先王有是覆育之恩在我之身是其親之所在也吾則從而親之所謂子子孫孫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勿替引之者也記樂記咏歎之淫泆之○雙峰饒氏曰咏歎言其詞淫泆言其義淫泆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兩章釋得甚略此章所

釋節日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向上節日謂仁敬孝慈等工夫謂學與自脩○至溪盧氏曰此章凡五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

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雲峰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入者條日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臨川吳氏曰此章綿蠻詩承上文物各有所止之意以明人當知所止之義而起下文實指人所當止者之說此蓋發止於至善之端也文王詩以下承上文人當知所當止之義而實指人所當止之處淇澳切磋琢磨承上文實指人所當止之處而言求止於所當止者之由此蓋示止於至善之方也瑟僴以下言明明德得止於至善之極而發新民之端烈文詩以下承上文民不能忘之說而言新民得止於至善之極以著明明德之效此蓋極言止於至善之效也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

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

此推本言之明明德為本乃傳者言外之意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

新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

先後矣朱子曰聖人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

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于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

困勉錄前說曰赴訴者各輸其情此聽訟時之無訟也無怒可訴此并不待聽訟時而無訟也後說曰按只作無怒可訴說為直捷若兼赴訴說則仍是聽訟矣余前說似未安
份按章句引夫子之言竟就聖人能使無情者不得盡辭說入絕不及聽訟猶人句下文只以訟不待聽而自無輕撤問聽訟或問亦然可見蒙引謂須將聽訟句置之說最為的當凡諸說以聽訟為末者皆非也

份按朱子謂不得盡其辭是無訟之由蒙引則謂此只是無訟不是所以無訟處困勉錄主蒙引說愚謂蒙引說固當然大畏民志在不得盡辭上不得盡辭又似在無訟上則以大畏民志使不得盡辭皆作所以無訟處亦無不可

○使民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此所以聽訟為末○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子臯又何曾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感動人處耳○雙峰饒氏曰聽訟未也使無訟理其本也傳者舉輕以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明德新民之相為本末矣問無情曰情與偽對情實也偽不實也論語曰民莫敢不用情○玉溪盧氏曰有訟可聽非新民之至善無訟可聽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使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無訟之本末先後即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經文物有本末上有知止能得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已在其中經文物有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脩身為本及本亂末治者否矣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先後之義在其中而為本及本亂末治者否之意亦在其中矣○東陽許氏曰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虞芮爭田不敢

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臨川吳氏曰。上章烈文以新民之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者。是能新民者。皆本於明明德也。故此章言聖人能使民德自新。而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自然有以畏服其心志。是以訟不待聽。而自無者。蓋本於能明其明德也。故朱子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通考。吳氏季子曰。此一章。專釋物有本末之義。所訟者廣矣。獨言訟者。舉一以例其餘也。蓋天下之事物。莫不有本本正而末隨之。本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自大學言之。則明明德。本也。新民。末也。無訟者。新民之驗。而所以大畏民志者。非明明德。孰能與於此。夫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心。與生俱生。皎然於方寸間者。所謂明德也。人孰無之。然氣稟所生之軀口欲。綦味鼻欲。綦臭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天地間之物。不能以各充其所欲也。則勢不能無爭。凡所以相刃相靡。胥戕胥虐。至於為鼠牙雀角之訟者。物欲蔽其明德耳。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厚貌深情。各騁其辯。雖天下之智者。猶不能

份按。民云不得盡其辭。明德也。殊所不解。

不為之惑。聖人謂聽訟者末也。而使之無訟者本也。能屈其口。此但可以施之聽訟耳。苟欲使之無訟。非屈其心。不可欲。屈其心。則何以哉。天下之人。同此生。則亦同此德。德之明者。雖暫為物欲之所蔽。然觸之。即覺感之。即悟。未始亡也。彼訟者在庭。頑嚚忿戾之氣。固勃勃乎其可掬。要其本心。則孰曲孰直。蓋自瞭然於胸中。此則所謂明德也。欲屈其心者。當於此而求之。聖人與天下之人。同一明德者也。即此之明。而明彼之明。則頑嚚忿戾之氣。自然剝落。解散本心。徐還天理。畢見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想。森不容遏。惟見鬪爭之為可恥。而愧懼不暇。縱有誕謾無實之辭。當不出諸其口矣。尚何訟之有哉。夫民志有所畏服。而後無情之辭。不獲自盡矣。蓋雖欲盡。而不敢盡也。茲非新民之驗歟。大學之道。守約而施博。執要以御詳。莫不致力於其本。而未嘗從事於其末。故教學者。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欲其宛轉歸已。姑即聽訟一端。以明之耳。○黃氏洵饒曰。聽訟。猶人理末也。使無訟。乎治本也。不得盡其辭。明德也。畏服民志。新民也。

份按說統云知本有三說一說指聖人聽訟二句為知本之言一說直斷使民無訟者為知本一說借訟上推開說

統言明德新民止至善即唐虞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之意。蒙引不可聽訟為末無訟為本。須把聽訟一句置了。只就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未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明也。本也。必己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使字當玩味。是孔子自說他。要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使字內而止。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無訟處。大畏民志。所以使民無訟者也。○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謂孔子言不以聽訟為難。而必以使民無訟為貴。於此便見得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故可以知本末之先後。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為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哉。章句所以不如此解者。正自有說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之。知本之當先

則自知末之意後矣。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衍延面反。亦作羨。通考。吳氏程曰。饒氏謂知本即物格之誤。今為衍文。○

東陽許氏曰。雙峰云。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爾。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即效亦是以使無訟者為得其本也。即欲將末句推開說去。亦須將使無訟之為知本正解末句。而以註觀於此言二句。按在末句之下。作推開說。然後斟酌盡善。彼說統及困勉錄所定。尚未當也。○翼註云。本字。即經文物有本末之本。知字。即經文知所先後之知。看來此謂知本。文法與後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等同。俱是結經文也。困勉錄云。翼註此說正發明章句之意。依此則章句觀於此言二句。當在此謂知本之上。份謂困勉錄謂觀於此言二句。當在此謂知本之上。不若天蓋樓視端宸自記以觀於此言二句。按此言外為更安。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讀本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

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如卽事卽景隨

吾所接之事物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

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附纂黃氏洵饒

曰莫不有知本然也莫不有理一物一太極理有未窮物未格也知有不盡知未至也附蒙引人心

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二句雖平說然實以見乎人心所知者卽物之理而物之理

元無不具於人之一心也故下文遂繼是以大學

始教須看始教字此是大學第一件下工夫處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

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已知卽上文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知而益

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

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

體大用無不明矣新安陳氏曰久字與一旦字相應用力積累多時然後一朝脫

然通透吾心之全體卽釋明德章句所謂具衆理者吾心之大用卽所謂應萬事者也附纂黃氏洵

饒曰已知之理遂明之意無不到則物格無不明則知至此謂物格此謂知之

至也問所補第五章何不效其文體朱子曰亦嘗效而爲之竟不能成○大學不說窮理而謂

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格物只是就一

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然

閒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問經文物格而後知至。却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元自有纔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露若惛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會通。纔思量著。便這箇骨子透出來。且如做些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去理會。箇知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髮窒礙。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表者。人物所共由。裏者。吾心所獨得。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功。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說玄說妙之病。二者都是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北溪陳氏曰。理之體具於吾心。而其用散在事物。精粗巨細都要逐件窮究其理。若一事不理會。則此心關一事之理。一物不理會。則關一物之理。非揀精底理會而遺其粗。大底理會而遺其小也。頭緒雖多。然進亦有序。先易

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明而後幽。○西山真氏曰。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卽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功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之境。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則極至處亦無緣知得盡。○雙峰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間與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爲子必孝。爲臣必忠。此是臣子分上。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所以爲孝爲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齋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噉噫。咳嗽。不敢欠申。跛倚。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弗勝。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



口體有所謂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玉溪盧氏曰：心外無理。故窮理即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即所以窮理。知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而萬事萬物之主宰。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真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衆理之體即吾心之體。衆理之用即吾心之用。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物格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須兼看或問。大學始教是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為始。謂是大學用功起頭。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功處。用之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事雖萬殊。理只是一。曉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

份按吳氏此條始則以物之自然當然者為理。謂是人所當格。後則謂窮理所以為格。物夫物之自然當然與所以然者皆是理。窮理者固於此

曉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礙。如冰消雪釋。怡然渙然處。格物工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礙。方是一物中表裏精粗無不到。○纂疏：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乃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句就致知上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句就格物上生。○能存心則端莊靜一。以為窮理之本。知窮理則學問思辨以致盡心之功。○吳氏：季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物必有一理。理則物之自然而處。物之當然者也。文公嘗曰：學者須知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能幽顯。山嶽如何而能融結。方是格物。高也厚也幽也顯也融也結也。皆物之自然者。

窮之然如吳氏所云前後却似不相貫串也陳安卿謂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而以當然者為親切謂此則其餘可類舉朱子答書謂大學本更有所以然一句蓋論其親切者則宜如大學或問之舉當然與所以然二者為說若欲盡舉之則須如安卿所說云云也

也。又曰。如是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便是一身之則重也。恭也。端也。止也。靜也。直也。肅也。德也。莊也。皆處物之當然者。也是之謂理。理散於萬物。而知其於吾心。未有一物之不可測識者。人惟不能隨物體認。於其所自然。與其所當然者。行不著。習不察。然後吾之靈日就晦蝕。而於物有所不知。雖知有所不盡矣。大學始教。所以必使學者。物物而察之。事而思之。彼之自然者。為何如。我之當然者。又何如。因其所已知。窮其所未知。探端以求緒。循末以反本。自一身而言之。耳吾知其為聰。而不可以不聰也。必窮其所以聰。與夫所以不可不聰之理焉。目吾知其為明。而不可以不明也。必窮其所以明。與夫所以不可不明之理焉。推而至於若鼻若口若手若足若肢若體。莫不皆然而無醉生夢死之患矣。自一家而言之。父吾知其為慈。而不可以不慈也。必窮其所以慈。與夫所以不可不慈之理焉。子吾知其為孝。而不可以不孝也。必窮其所以孝。

與夫所以不可不孝之理焉。推而至於若兄若弟若夫若婦若長若幼。莫不皆然而無冥行徑趨之患矣。自一國而言之。君吾知其為仁。而不可以不仁也。必窮其所以仁。與夫所以不可不仁之理焉。臣吾知其為忠。而不可以不忠也。必窮其所以忠。與夫所以不可不忠之理焉。推而至於若朝若野若官若民若上若下。莫不皆然而無逆曳倒植之患矣。窮其所以即格物之說也。既格一端。又格一端。久而不輟。則因此驗彼。倫類自通。始也知一隅而已。終則反之於三隅。始也知一事而已。終則散之於萬事。八牕玲瓏。四面洞達。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然格物致知之學。自持敬入。苟不能持敬。則習中雜亂。而無主一之功。事物之交於吾前方且眩。將顛倒之。不暇。又何物之可格哉。文公謂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又嘗誨其門人曰。觀書察理。草草不精。皆由此心雜而不一。莫若收斂身心。淨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方能見理由。

翼註曰毋自欺也四句要緊
緊一氣說只是一意蓋自欺
者反言之也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正言之也一反一正固
無兩意此之謂首承言之也
即此便謂之自慊亦無兩意

份按八條目節節有工夫在
正心自有正心工夫脩身更
有脩身工夫此雖不至若誠

意之費力然謂正脩別無工
夫其治病之方已具誠意章
恐不可也

族父指九曰意字只指欲為
善去惡的一念說故緊若好
惡兩句言其好善惡惡必當
如此也高中玄謂好惡宜懸
空說而駁朱註好善惡惡之
語為非謬矣

是觀之人之欲格物致知者可不敬乎故程子曰
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敬者通考黃氏洵
饒曰此章為夢覺關知之始事又曰此一章明善
之要單立致知誠意兩章一以示明善之要一以
示誠身之要文理若不
接續血脉相為貫通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上字皆去聲
謙讀為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雙峰饒氏曰心之正不正身
之脩不脩只判於意之誠不

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脩身
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脩身之要實在於此
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脩之病而不言所以治
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雲峰胡氏曰大學條
目有八只作六傳格物致知二者實是一事故統作
一傳自正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傳

惟誠意獨作一傳然誠意者自脩之首已兼正心脩
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

已可見○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誠意正心脩身皆自脩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

脩之首附蒙引註自脩之首也按脩身必自格物致
知始而此以誠意為自脩之首何歟蓋此自脩專以

力行言本上章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自脩對道學包
誠意正心脩身故此為之首彼格物致知特以啓其

自脩之端耳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上聲

惡此知字帶從上章致知之知字來附蒙引不曰知
為善去惡而必曰知為善以去惡者見得非為善

自為善去惡自去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雲峰胡氏
曰毋自欺

三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
反○新安陳氏曰自欺自謾也○東陽許氏曰誠意
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曰知為善謙快也足也朱子
曰誠

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

份按舊註釋自欺云人莫不知善之當為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者其後屢加改易以為經言毋自欺這說話極細蓋言為善之意稍有不實照管少有不到處便為自欺本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故無狀有意於惡非經文本意也又曰所謂毋自欺者正當於幾微字處做工夫只幾微之間少有不實便為自欺豈待如此狼當至於陰在為惡而陽為善而後謂之自欺耶愚謂朱子此條說得極細朱子之意非謂大故無狀有意於

惡如下節所云者不是自欺也蓋此等乃是自欺之甚者然正不必待如此而後謂之自欺夫舉其甚者以為自欺則無以知其未甚者之亦為自欺也舉其未甚者以為自欺則其甚者之固為自欺不待言而可知也今集註定本云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舉輕該重措詞其為語活勝舊本遠矣份按朱子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連毋自欺說又謂有一毫不快之意便是自欺可見毋自欺四句須一氣說章句解此所用虛字皆緊相聯貫又以不可徒苟且句收住蓋將下三句俱納在毋自欺句中矣

大學大全 卷之

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新安陳氏曰謙字與慤字同音同義。為快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是。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新安陳氏曰此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附纂黃氏洵饒曰誠其意者念頭也必慎其獨中庸慎獨本在此毋自欺是解誠意。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之正義心術之所發涵善惡。

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去人也。不求自慤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便是為人。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此指獨字以審其幾平焉。新安陳氏

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惡誠偽所由分之幾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惡如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出乎正路否則起脚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問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曰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表裏如一。方是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如知鳥喙不可食水不能已如果見善如飢欲食寒欲衣飢欲食則自是。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實矣。鳥喙藥名食之能殺人。○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却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不喚做自欺。新安陳氏曰以上語以知為重見得物格知至為意誠之根基也。○纔說不自欺則其好善惡

大學大全 卷之

讀本 遺喜齋

按語類云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若論自欺細處云云愚謂起處數語不可刪

叫做自家求慊自家的不叫徇外為人的觀此之謂三字可見毋自欺便是自慊了不可以毋自欺為誠意自慊為意誠

惡。只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飢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也。○如鑄私錢。做官會此是大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緣賺連下文。小人開居一節。看了所以差也。○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潛發於其間。便由邪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凡惡惡之。不真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為不善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自慊與孟子行有不慊於心。相類。亦微不同。孟子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問自慊只是真實為善。去惡無牽滯於己私。只是快底意。方始心下滿足。曰。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謂做得

善了。方能自慊。自慊正與自欺相對。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北溪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實如一之謂。自欺。誠之反也。大抵此章。在自慊而無自欺。首言如好好色。惡惡臭。是就人情分曉處。譬之好色。人所同好。好則求必得之。惡臭。人所同惡。惡則求必去之。而後快足。吾意。意所快足處。是自家表裏真實。恁地非苟且。徒為此也。人之好善。惡惡。亦須表裏真實如此。自求快足。方是誠意。如稍有不自實。習次開便。自覺有欠缺處。如何會快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然真實。恁地始快足。吾意。此便是自慊。便是誠然。自慊。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知而已。獨知之。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謹審其幾之發也。○徽菴程氏曰。慎不但訓謹。有審之意焉。○問毋自欺。還是

大學大全 章句 中 三 道喜齋

份按朱子謂合下好惡時便
要自慊非謂做得善了方能
自慊則自慊恐不得云誠意
之效○不自慊即是自欺許
氏謂自欺害已不自慊為人
析而為二亦非

份按誠意乃人鬼關許多病
癩都在此中一齊掃除慎獨
正是著手下工夫處正心章
語類謂要緊最是誠意時節
分別善惡最要著力所以重
復說道必謹其獨是也乃此
章語類顧謂為不大段著力
只就上面省察防閑照管不
到處何也夫誠意之功本與
致知一發同時做去則欲慎
獨以掃除許多病痛最為要緊
豈有不大大段著力者及至物
已格知己致後則意之誠已
八九分不至大段自欺不誠
然亦有照管不著所在更須
省察防閑所謂如用
禦寇雖盡剪除猶恐林
谷草莽間有小小隱伏者或
能開出為害更當搜過始得
乃是就物格知至後言之也

須從戒謹恐懼上做起抑戒謹恐懼即是毋自欺境
界潛室陳氏曰戒謹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謹
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存誠養性氣象如此謹
獨是衆人不聞不睹之際存誠工夫如此中庸兼已
發未發說故動息皆有養大學只就意之所發說故
只防他罅漏處○雙峰饒氏曰此章用功之要在謹
獨上凡人於顯然處致謹其意未必果出於誠若能
於獨處致謹方是誠意○雲峰胡氏曰君子小人所
以分只在自欺與自慊上兩自字與自脩之自相應
自欺者誠之反自脩者不可如此自慊者誠之充自
脩者必欲如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所以中庸
論誠首尾言慎獨此章論誠意亦兩言慎獨○東陽
許氏曰誠意只是著實為善著實去惡自欺是誠意
之反毋自欺是誠意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慊是
自欺之反而誠意之效慎獨是誠意地頭○欺慊皆
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為之自欺者適害己不自
慊者徒為人○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
偽也二如字曉學者當實為善去惡如惡惡臭好好

色之為也附語錄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
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為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
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欺人亦是自欺此又
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
欺○只今有一毫不快之心便是自欺也○如好好
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毋
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樣方得若好善不
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
謂如為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時便當斬根去之
真箇是如惡惡臭始得○問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
之後無所用力意自誠矣傳猶有謹獨之說何也曰
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惟知至者見得
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
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
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底聖
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
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蓋知至
而后意誠則知至之後意已誠矣猶恐隱微之間有

○當物未格知未至時誠意之功與格致同時做去其時所謂自欺者所包甚廣凡大故無狀及偶然照管不到皆在其中此皆獨之當慎者也及其物格知至後則其所為慎獨止有照管不到小小病痛無復有大故無狀者矣

所不實又必提撥而謹之使無毫髮安馳則表裏隱顯無一不實而自快也○若不知得都恁地鵲鵲突突雖十日視十手指衆所共知之處亦自七顛八倒了更如何地慎獨○問所謂必致其知方肯謹獨方能謹獨曰知不到中庸論誠曰一則誠雜則偽相爭鬪故不會謹獨○中庸論誠曰一則誠雜則偽只是箇心便是誠○有兩箇心便是自欺○好色惡如惡臭他徹底只是箇心便是自欺○自好色惡若才有些子間雜便是兩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才有些子間雜便是兩箇心所以謂之自慊○欲惡又似有箇人在這裏勸你莫要惡惡此便是自欺○因引近思錄如有人常若有兩箇心焉欲為善如自欺○因引近思錄如有人常若有兩箇心焉欲為善如二惡以為之閒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閒雖無大段自欺不誠處然亦有照管不著所在所以貴於謹其獨至於有所未誠依舊是知之未真若到這裏更加工夫則自然無一毫之不誠矣○朱子

讀本

李九我曰獨即意也以其意為己所獨知故曰獨耳或不謂心獨之為誠意而以爲誠意又恐慎獨誤矣○吳因之曰審其幾幾字指善惡即意

文集答孫敬甫書論誠意一節極為精密但如所論則是不自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意蓋自欺自慊兩事正相抵背○纔不自欺即其好惡真如好好色惡惡臭只為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飢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纔不如此即其好惡皆自為人而非有自求快足之意也故其文曰所謂誠其意者非自欺也而繼之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即是正言不自欺之實而其下句乃云此之謂自慊即是言如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所論謹獨一節亦似太說開了須知即此念慮之間便當審其自欺自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偽不必待其作姦行詐干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間居以下則是極言其弊必至於此以為痛切之戒○非謂到此方是差了路頭處也○自慊便是誠其意○自欺便是必自慊必自歸於實而不流於偽矣○故章句以審其幾言之蓋意即獨也○即幾也○幾善惡也○誠意之功只慎獨二字

大學七章章句

三

適喜齋

也獨也○份按呂晚村謂意非獨也獨乃意之起頭非意之全體意直徹事為之終始獨只是自靜而動之交後頭愚謂意之起頭固是獨知即意之全體貫徹事為者亦豈他人所能與知乎雲峰及蒙引皆謂獨即是意不當有如晚村之說也又按或問云至此而進之以誠意之說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與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竟將慎獨提起連身自欺一說說去更可見慎獨之即是毋自欺即是誠其意也○晚村云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中裏事云致知以後所為意者已只在善一邊故此處只論實與不實夫章句謂實與不實已

所獨知故必謹之於此則慎獨之為辨實不實固信然矣然必指辨善惡為致知事而不可闕入誠意則未必盡然蓋知未至時誠意工夫固與格致一齊理會豈得漫然云其時所為意者已在善一邊且意既在善而或有不實終是知有未至故誠意緊眼致知說來朱子謂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又謂正心誠意須通格物致知說正不得截去分別善惡一層而云與此傳絕無干涉也呂晚村曰閒居即獨也為不善即不慎獨也份按中即獨也獨即意也

真註曰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消沮即愧怍意惻則神清氣

足以蔽之而無餘矣○兩箇自字要體貼得明白蓋欺自欺也慊自慊也所以必慎其獨也知自之為自則知獨之為獨矣○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以此見慎獨之外再無誠意之功毋自欺而必自慊須這處理會也○幾有善惡此正獨知之地故慎其獨正為審其幾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是也先儒謂周子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者皆是此事○存疑蒙引曰毋自欺所以誠意也自慊則意誠矣此意似是而非也如惡自慊求快足於己也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今以毋自欺為誠意以自慊為意誠則一是一是效驗成兩意矣看本文此之謂三字可見只是上面意○慎獨就是誠意工夫蓋意者心之所發正是獨知之地誠意工夫舍慎獨無可為者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

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為厭於簡反

閒居獨處也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厭然與上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

消沮閉藏之貌雙峰饒氏曰厭字有黑睛遮閉之意○新安陳氏曰四字形容小人

見君子羞愧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閒居為陰

見君子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非為陽

知乃其秉彝之天不可泯沒者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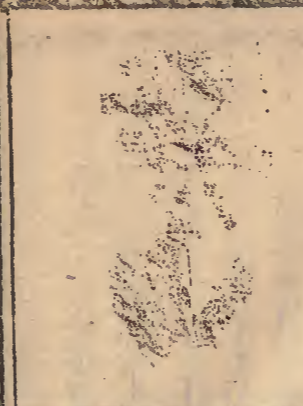
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

大學大全 章句 中 三 適喜齋

也。閉藏即下掩惡者善也。消沮了自去閉藏不是平說。

份按人之視已二百乃是實事。玩註所謂卒不可檢著自見。蓋此是惡之形於外也。晚村謂如見非真見也在人。或未必見見亦不盡即小人厭然處見人之見如此則無微不獻無地可容神理更緊恐求深而反失之耳。

份按朱子云此便是惡底真實無妄。雙峰謂誠字兼善惡說非也。



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去聲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朱

曰小人閒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不誠也。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將虛假之善來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閒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掩不善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雙峰饒氏曰閒居為不善自欺也。厭然則不自慊矣。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也。白欺與欺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至於欺人。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兼善惡說。厭然與心廣體胖為對。厭然是小人為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之驗。雲峰胡氏曰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閒居為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害也必矣。

份按蒙引云章句幽獨之中及閒居獨處也。二獨字以地言與慎獨之獨以心言者不同。愚觀首節或問說慎獨處謂欲謹之於幽獨隱微之與。與此節皆舉幽獨為言。似不得專指首節為心。而此節為地。即謂之皆以心言可也。至閒居獨處之獨。却只是指地。夫獨固當以心言。然地亦似可言。獨朱子謂獨也不只是獨自時則獨自時固未始不為獨也。此閒居獨處之所以亦似可言獨也。又按黃貞父云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是其獨之積。欺非以閒居為獨。其意蓋謂欺為不善無所不至。上見其不能慎獨而不泥閒居二字。因勉錄謂閒居獨處也。須活看。特對下見人。

玉溪盧氏曰兩言慎獨讀上節。周當直下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謙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附纂黃氏洵饒曰前慎獨欲其自慊。後慎獨絕其自欺。兩節相為終始。格物致知為誠意。是始意。誠是終意。慎獨即誠意。此一章之本。蒙引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之意。則上惡者言。下條章句雖兼言善惡。之不可掩。然其意亦主惡言。存疑為不善無所不至。惡之誠於中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惡之形於外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

而言故曰獨處為不善不必
專是一箇獨為夫不善既非
必專是一人獨為則開居亦
非限定一人獨處而開居之
不得為獨可知也然則所謂
獨自時亦未始不為獨者亦
當指獨自時所起之念慮為
獨也蓋獨自時即誠於中
之中也若以地言之則與意
及中不合是以知地之終不
可以言獨也
份按人雖不知我已自知以
下乃是一條一條言人雖
然共知是言其實事如此說
得嚴字意極親切下條謂人
雖不知而我自知與十目十
手指視無異反說得寬緩未
可與上條合并為一也
份按兩條錄云雲峰胡氏謂
十目十手即中庸莫見莫顯

此却不是中庸莫見莫顯只
就己所獨知言愚謂莫見莫
顯所謂幾則已動者乃是就
人知處言朱子所謂有動於
中已圖先自知亦不能揜人
之知是也此正十目十手指
視之義雲峰所云豈可非乎

呂晚村曰一念之實二事之
成皆為誠意至念念如是事
事如是橫推則無窮日日
念念如是事事如是豎推久
遠無間欲淨理純行道實有

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朱子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
人不知人曉然其知如此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自是
甚可畏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玉
溪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閒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
地即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
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
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直至啓
手足而後已者此也○雲峰胡氏曰中庸所謂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
謂十目十手即是莫見莫顯○新安陳氏曰幽獨之
中勿謂無視之無指之者當常如十日所共視十手
所共指可畏之甚釋其嚴乎通考吳氏季子曰獨者
人所不知而吾所獨知之地也暗室屋漏之中幽深
隱奧一念將動人孰知之所謂獨也君子於其獨而
致謹焉非禮勿視聽言動兢兢然慄慄然真見夫天
地鬼神昭布森列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而不敢以不
勉也夫如是故能克充吾性之固有盡吾職之當然可

以快足而不至於自欺矣曾子以守約之學加三省
之勤雖容貌顏色辭氣之閒莫不致謹蓋曰吾之所
獨即眾之所同雖在隱微幽闇之中炳然十目之視
森然十手之指也附存疑或問十傳皆曾子之意小
人閒居為不善一節亦曾子意也又特引曾子之言
何與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節是為誠意而設○蒙引
視十手所指節是平日之言不為誠意而設○蒙引
上文只指小人閒居一條○即曾子此言觀之尤見
惡之實中形外而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謹其獨也○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若依新安陳氏用常如二字則
於上文其嚴乎之意反緩矣要明說出不可揜之意
即上文所謂人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不必謂人雖不
知而已獨知之也以此之故所以君子必致謹於獨
知之地使不至於彰灼暴著之境如小人云云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用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
三山陳氏曰財

大學大全章句

道喜齋

諸已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
外別有箇德亦不是誠意
便是德便能潤身、以勉錄
曰德字指慎獨誠意是善之
誠於中潤身包下心廣體胖
是善之形於外蒙引淺說雖
與愚見合而三山及因之皆
以德為心廣潤身為體胖愚
見似不可易又翼註云德即
意誠潤身且虛說體胖正潤
身處而先言心廣者身主於
心也意誠故心廣心廣故體
胖勿以心體俱作身廣體胖
潤按此比因之說較勝然與
蒙引淺說亦不同此又是一
說又曰潤身處全在心廣體
胖見得不專在威儀上故廣
胖即潤身之實不是兩層又
曰此身字包心在內不與心
對說

呂晚村曰講心廣體胖或云
不宜侵純正脩然或問謂內
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
正身無不脩矣言正脩之本
皆已在此則帶言固無礙重
發斯不可
呂晚村曰纔自欺便有消沮
退藏之色纔自慊便有心廣
體胖之效皆從此獨中出來
但小人之消沮閉藏當下便
自流露若君子心廣體胖之
效則非且夕所可致正如益
子集義養氣之旨必事事合
宜無不快足而後能有此景
象故傳者以此結通章之義

積於中則屋潤於外德積於中則身亦潤於外矣潤
猶華澤也○新安陳氏曰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
潤身之意德如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
所謂其生色也見面益背是也下文心廣體胖乃申言
之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
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
以結之○朱子曰富潤屋以下是說意誠之驗如此心
礙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
意誠○小人閒居以下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
胖是形容自慊之意○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
能廣大○三山陳氏曰心在內者也以理之無歉故
能廣大體在外者也以心之既廣故能舒泰人之一
心小有所歉則視聽怵迫而舉動踟躕雖吾四體將
不得其所安矣皆自然之應也○上說小人實有是
惡故其惡形見於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亦

形見於外○雙峰饒氏曰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脩
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即心正身脩之驗所以能心廣
體胖只在於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為正心脩身之要
○玉溪盧氏曰前兩言必慎其獨此申言必誠其意
三言必字示人可謂真切○仁山金氏曰小人閒居
以下自欺敗露之可畏德潤身心廣體胖自慊快足
之可樂○雲峰胡氏曰孟子說浩氣處與此章意合
不自欺即自反而縮自欺即自反而不縮厭然即是
氣餒心廣體胖即是浩然之氣○新安陳氏曰上文
誠於中形於外是惡之實中形外者此是善之實中
形外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德潤身心廣體胖皆出誠
意之中○此一節誠身之本不愧屋漏○心無愧怍
是尚書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體常舒泰
泰字作好說○說自慊者善之形於內直至心廣體
胖深淺不盡釋可見○淺說財積於中謂之富富則
能潤屋矣意誠於內謂之德德則能潤身矣潤身之
實何如以言其心則不愧不怍廣大而寬平以言其
體則不矜不肆安舒而自得所謂潤身者然也○蒙

大學大全 章句 中 三 讀本 適喜齋

困勉錄曰誠意是至要緊關頭傳者先將自欺自慊分別

箇誠不誠底樣子與人看又恐人無處下手隨於意內拈出慎獨二字便是扼意之要心之初發處是意意之初發處是獨又恐人認意與獨只是裏面底事故又將內外合不能慎獨者之形外也濶屋節言能慎獨者之形外也中則引曾子平日之言諒歎獨之森嚴以見君子小人分途處全在此明委講家將慎獨二字講亂了有以獨為良規本體獨以動知者則將一夫混入致知一目去又言有以意為心之所存即心正心一目去矣此等謬說悉盡掃去專以朱子之章句或問推求傳意方見聖賢喫

引能慎獨以誠意則德有諸己矣。或曰誠意以上猶有正心脩身工夫如何意誠便為有德而至於心廣體胖曰誠意是善惡關也為好人無疑也故就許之以此其所謂正路上差了脚者畢竟是希。能誠其意即德也。心廣體胖即潤身也。心廣體胖則無所謂消沮閉藏之貌而有形著明動之功矣。心廣體胖內焉心廣外焉體胖二句平說皆潤身之實也。章句輕重解者以心為主也。其曰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者猶孟子仰不愧於天一條註云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者皆推本之意也。心廣體胖本文是平說若原其所以則心廣由於無愧怍體胖由於心廣耳。章句所謂心無愧怍者即意誠而自慊之謂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蓋至此則是能自慊而無自欺而意已誠矣。故繼之云故又言此以結之。通此一節三句皆為結語也。不可專指故君子必誠其意一句。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

痛亦輕可。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做工夫便易了。由是而之。便駸駸進於善。而決不至下陷於惡矣。○雙峰饒氏曰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至意誠。固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畢竟是二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自然能行。所以誠意章不連致知說者。為此正心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脩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天德即心正身脩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要旨。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為勸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惡誠中形外四節善誠中形外。○勿軒熊氏曰誠之一字本於商書。至夫子始大明其義。至中庸明善誠身

大學大全 章句 中 三 適喜齋

緊為人處

之言行之天下國家皆此誠也。明善即格物致知也。誠身即誠意正心脩身也。其言慎獨工夫及誠之不可揜等語。與此章實相表裏。至誠盡性。明明德之止至善也。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新民止至善也。本之心身。此誠也。行之家國天下亦此誠也。○黃氏洵饒曰。誠意乃善惡關。此行之始事。○自格物至平天下為大始終。其間兩條相為終始。又各條自為終始。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正此也。此見得文理。接續血脈貫通處。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朱子曰。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

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新安陳氏曰。此言知不至。則意不誠。通考黃氏洵饒曰。心體之明明即明德。上一明字所未盡。謂知未至。所發謂善惡。用其力指誠意。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三山陳氏曰。於知已至後。亦非聽之自誠。蓋無一刻不用其戒謹之功。○新安陳氏曰。此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其意。蓋誠意者。進德之基本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謹乎此。此字指誠意。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

翼註曰心之不正病根全在
一有字上四有字俱兼意必
於先固我於後楊豐之集
說曰有字便是病所只觀貼
之詞重發所字者認其按四
書中惟所其在王所二所
字爲實字餘如敬其所尊視
其所以等俱是虛字括所字
者真可厭○說統曰按有所
二字只重有字上

云。下溪盧氏曰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
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
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
亂則不可躡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
廢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忿弗粉反懣勅倫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懣字廣韻玉篇並陟利反

○雙峰饒氏曰忿者怒之甚懣者怒之留語錄問
忿懣曰是怒之甚者又問忿懣比恐懼憂患好樂三
者覺得忿懣又類過於怒者曰其實也一般古人既
如此說也不須如此去尋討○問喜怒哀懼懼人心所

份按四者既是心之用人所
不能無則忿懣二字不宜說
壞雙峰謂懣是怒之留留字
乃是事已過而不能忘之謂
分明先將懣字說壞似未合
也

份按章句舊本云意或未誠
則在是四者之繁此似只說

不能無如忿懣乃戾氣豈可有也曰忿又重於怒心
然此處須看文勢大意但此心先有忿懣時這下面
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形在裏面第二人來便照不
得如秤子釘盤星上加一錢則稱一錢物便成兩錢
重了心若有怒時更有當怒底事來便成兩分怒
有當喜底事來又減却半分喜了先有好樂也如此
先有憂患也如此若把忿懣做可疑則下面憂患好
樂等皆可疑問入章謂五者有當然之則如教情之
心則豈可有也曰此處亦當看文勢大意教情只是
一般人所爲得人厭棄不起人敬畏之心若把教情
做不當有則親愛
敬畏等也不當有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

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三山陳氏曰章句緊要說

因下文心不在焉一句發出察者察乎理也○新安
陳氏曰察之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
下手處耳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



得意未誠時有此累却漏了
意既誠後而其累或未能盡
免一層故改本只作恆情大
概說方不偏於一邊語類中
萬正淳問語謂近改正心章
方包括得盡正此意也

份按四者只要從無中發出
蓋先事而不期待應事而不
過重既事而不留滯如此有
四者皆是從無中發出也所
謂就靜中動將去不是就第
二重動上動將去也存疑云
無非其說得最精但專主
不先事而有一邊則未能包
括其全體之動之問人之
心要不容一物曰這說便是
難才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
向全無相似只是這許多好
樂恐懼忿懣憂患只要從無

處發出不可先行在心下愚
謂起處數語分疏極明不可
刪去

困勉錄曰朱子謂所以繫於
物者有三俱在動時看蒙引
謂事未至而預期之即便足
動最妙西山真氏玉溪盧氏
俱以預期屬靜時說殊混
份按意是心之所發心之用
為情亦是心之所發此其分
別當在何處且意未誠時之

矣。問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
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
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采子曰
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心脩身章都易了
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
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為
惡。○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在下須看
有所二字如有所忿怒因人有罪而撻之纔了其心
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所。○所謂有所
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心纔繫於物便
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簡期待之
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
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
來到而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
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
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
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
有不正哉。○今人多是才怒雖有可喜事亦所不喜

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來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
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
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
可也。看此一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問忿
好自己事可勉強不為憂患恐懼自外來不由自家
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
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
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或問大
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真氏曰
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
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喜
怒憂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
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
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
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
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
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自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
本心之正。○(玉溪盧氏)曰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

不正與意既誠后之不正又當如何分別愚觀朱子云情是會做底意是百般計較做底因有是情而後用其意又謂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然則念懷四者情也既有此四者之情而營為謀度往來而使之必遂者意也此情與意均為心之所發而其列有如此也夫意誠之後情有所偏便是心之不正此非必為惡也若至於為惡則仍是其意之不誠矣蓋當欲動情勝之極而自殷營為謀度往來而便是情之必遂則極其忿懣而至於傷人害物極其好樂而至於好色貪財極其恐懼憂患而至於畏首畏尾思得患失彼所謂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者亦何

以異此耶此則仍是其意之不誠而非特心之不正也故意既誠而後所謂不正者不過偏於用情而止而意未誠之時則極其不正之弊乃在不誠中發見其為輕重固有不得而同者矣○朱子云正心脩身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所合有如在官街上差路夫極忿懣四者之情亦將何所不至章句既以欲動情勝為言不謂之人欲而何若乃有子不知其惡有苗不知其頑其情之僻如此亦豈得云人所合有又况治國平天下章極言其弊至於藏身不怨為天下優乎愚玩八章章句云人謂眾人又云常人之情乃知傳文特泛言眾人之情如此非謂知

存也。未應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忿懣恐懼則心之本體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無不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忿懣而忿懣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妙用無不明。既應物之後依舊寂然不動未嘗有所忿懣恐懼則心之本體終始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終始無不明也。人患不識其本心耳。唯虛故靈。纔失其虛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為心而明德之所以為明德也。雲峰胡氏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爾。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本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曰正其曰其正自分體用心之體本如太虛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喜怒哀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而休喜怒哀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日接乎物而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或疑中庸首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大學誠意言省察而欠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省察

工夫忿懣恐懼等之未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猶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宜仔細看章句之二察字及三四存字通考黃氏洵饒曰心有所忿懣等此即戒懼工夫不得其正謂不知察○誠意兩言慎獨此章只是戒懼工夫觀章句敬以直內四字可見○此與中庸恐懼不同中庸恐懼與戒懼是一事此恐懼與憂患是一類也○心感物而動者察字向內察○欲動見得淺忿懣之著情勝見得深忿怒之留○恐好憂陽也懼樂患陰也憂是事之將來患是憂之已至恐其事之將至畏其事之已臨○吳氏季子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與生俱生觸物而動皆人之所不能無者也特不可有其所有耳若有其所有先以一端橫於胸中則凡事物之來吾心所以應之者自然偏倚而不合乎當然之理蓋以先入者為主耳故自其有所忿懣也則惟見夫頑

至意誠心正身脩而後猶有此等也推之七章九章十章凡言病痛處皆是指衆人之常情言如十章既言辟則爲天下侈乃復自先慎乎德說起則所謂不能絜矩者其不在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后可知也或曰意誠心正身脩者既不至有此等事然則意誠而心自無不正心正而身自無不脩身脩而家國天下自無不齊治乎乎曰意誠後心亦未即盡正故自有正心之功然其所爲不正者必不至若常人之甚也心正後身亦未即盡脩故自有脩身之功然其所爲不脩者必不至若常人之甚也推之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皆然縱有差錯皆不若常人之甚此則所謂

如在官街上差了路也若傳文所云則其病痛殊大未可遽曰不在人欲上皆是人所合有也○論常人之情不能治國平天下而至於藏身不怨爲天下僂此仍是其身之不脩心之不正意之不誠知之不至也其不能正心脩身而至於欲動情勝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有子不知其惡有苗不知其頌此仍是其意之不誠知之不至也此所謂斷而又連者也

之可疾惡之可惡雖有不必疾惡者亦將以忿戾之心而逆之焦然不得寧矣自其有所恐懼也則惟見夫痛之可驚禍之可畏雖有不必驚畏者亦將以戰慄之心處之凜然不敢安矣好樂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已則曰好色曰樂逸游皆得以欲而勝理憂患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已則曰憂貧曰患得患失皆能以人而勝天有也者滯留於胸中而不化封閉於方寸而不釋者也故以疑心觀物而物之可愛者反可憎以私心逐物而物之可憂者反可喜是豈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爲非哉特有之則不可耳語錄心是太底意是小底心要恁地做却被意從後面牽將去且如心愛做箇好事又被一箇意道不須恁地做也得且如心要孝又有不孝底意思牽了所謂誠意者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無一毫不實之意這箇知至意誠是萬善之根有大底地盤方立得脚住若無這箇都靠不得○非獨是這幾項如此凡是先安排要恁地便不得如人立心要恁地嚴毅把捉少間只管見這箇意思便拘迫了有人立心要恁地慈祥寬厚

少間只管見這箇意思便流入於姑息苟且如有心於好名遇著近名底事便愈好之如有心於爲利遇著近利底事便欲○問心體本正發而爲意之私然後有不正今欲正心且須誠意否未能誠意且須操存否曰豈容有意未誠之先且放他喜怒哀懼不得其正不要管他直要意誠後心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所以伊川說未能誠意且用執持○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正心却不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今不是就靜中動將去却是就第二重動上動將去如忿懣好樂之類○蒙引忿懣等心既是有有所則非天理之正而爲人欲矣欲之動情之勝也○存疑正心工夫第一緊要是察字察者察其有所與否也章句密察此心之存否卽是此意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大學章句

適喜齋

呂晚村曰謂正心修身工夫已在誠意傳中則大學竟可廢此一傳矣此語最不可處不可從也但誠意傳論善惡正心傳只論存否所為敬以直之使此心常存者大約涵養多而克治少其用力最輕則有之然用力雖輕工夫却極難朱子謂鐘聲未了時此心已三走作是何等喫緊來

直截了當蒙引之說亦極分明方氏有心無心之說徒自生葛藤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無主宰。○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雙峰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脩也。言此而不言。所以正心修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蛟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主宰之主也。心有存主。則羣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脩矣。然則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也歟。○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之。以

讀本

足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吳氏季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君子所以於意誠之後。尤不可不用功於此。君子之學。切切於正心者。豈有他哉。心者。身之主。身者。心之役。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皆不能以自適。其所欲而一切聽命於吾心。心之所之。然後之焉。故視不以目。而以心。否則泰山墮前而不瞬。矣。聽不以耳。而以心。否則雷霆靜聽而不聞。矣。食不以口。而以心。否則食焉而不知味者。亦鮮矣。蓋此心放焉。而不知收。則雖視猶不視。雖聽猶不聽。雖食猶不食。耳攫金不見。市人心不在。市人也。聽古樂。惟恐臥。心不在古樂也。當食而失匕箸。心不在匕箸也。由是觀之。欲脩身者。其可不收斂此心。而使之在吾方寸間乎。心在則可以檢束。吾身。雖不期脩而自脩矣。反覆此章。而細繹之。始焉戒忿。懷恐懼。好樂憂患之差。病痛只一有字。終焉求視聽食之正。工夫只一在字。○蒙引夫。心有字。終焉求視聽食之正。工夫只一在字。○蒙引夫。心有字。終焉求視

大學

章句

卷

道喜齋

莫註曰此節要承上二節而不泥上二節蓋次節視聽飲食木盡不得脩身之事而首節亦只以用言未及其體也

份按是就心之知覺處說之上脫知字當添入

此謂脩身在其正心

通考黃氏洵饒曰上八者原其心不正之害

深淺可見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通考朱氏公遷曰伯克履云大學經言正心

不得其正則心奪於忿懣而不為吾有矣是心不在也○心不在焉者外馳於忿懣等而內境虛明之地不能以自存也故章句云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夫心者一身之主也故視雖以目所以視而見者心也聽雖以耳所以聽而聞者心也食雖以口所以食而知味者心也心既存則云云○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視聽之時也要心在然則謂正心專是靜存工夫可乎○心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既無以檢其身則身不可得而脩矣檢字當不得脩字○密察此心之存否又在敬以直內前○存疑直之即是去其有所而使之正也敬是直之工夫故曰敬立則內直

是兼體用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制於外所以養其內也○勿軒熊氏曰上章知字意字雖皆指心言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字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學者必以此心之全體湛然虛明無所係累則其大用流行自無不得其正三節身脩視聽飲食皆就身說按心之一字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關頭惟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間而明於擇善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為主而誠於為善也允執厥中則無不正矣湯之制心武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踰矩矱淵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有所好樂偏於喜也有所忿懣偏於怒也憂患恐懼偏於憂懼也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

朱子曰意誠然後心得其

困勉錄曰雲峰謂意欲實而
心本虛此殊不然意固欲實
心非專虛中虛而有主宰何
嘗不實

正自有先後。○新安陳氏曰此言意誠而後心
可得而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通考黃氏洵饒
曰檢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
束也。○新安陳氏曰此
即慎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言誠意又不可
獨事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新安陳氏曰此
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或謂意誠則
心正朱子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
雖若不相連綴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
只是一竿然其間又有許多節意未誠則全體
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
正其心。○或謂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
何假於正心之功雲峯胡氏曰意欲實而心本
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偏於方發之初虛其心則
喜怒不帶於已發之後。○新安陳氏曰下一句只
說得末一邊未見得四者心之用先本自虛中
發出當添一句云虛其心則本體不偏於未發
之先妙用不帶於已發之後。○東陽許氏曰蓋

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然或以下言既
誠意又須正心。○語錄或問正心章說念慮等
語恐不通得誠意章曰這道理是一落索本說
這一章便通上章與下章如說正心誠意便須
通格物致知說。○要之這源頭却在那致知上
○纂疏問心意未嘗離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
言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母乃心
自心意自意耶陳氏曰本是長正無縫底物事
聖賢欲人警悟處剪下逐段向人看理會得時
仍是長正無縫不曾剪斷又問密察此心不知
又將一箇心密察耶曰密察處便是心更復何
處外討一箇來。○疏義正心一章分為兩段前
段所以明心不得其正之原後段所以言心不
得其正之弊朱子於章後總註又復發明誠意
正心工夫之不可缺夫未誠其意則真妄錯雜
此心固累於邪惡之中而未能正已誠其意而
存亡不察則此心將復有私邪之流而不自知
是身不可得而脩矣此誠意正心相為先後而

說統曰五個辟字就是不能知處非是由於不知也○困勉錄曰五者親愛五者依舊說是之身與物接而家人在其中新說及此文俱經作家人按泛言者為是○曰存疑以好樂忿懣等分配親愛賤惡等極是而又曰忿懣好樂之不正是不當施而施也親愛畏敬哀矜賤惡於情之辟是所當施但施之或過其則也此則謬矣好樂等亦有當施處親愛等亦有不當

施處其分別處不在此○四書鏡曰誠意章好惡發諸心者欲其實此章好惡及於家於政者欲其大翼註曰上章註云然一有之而不能察此章註云惟其所向而不加察二察字最精蓋平時格物致知隨時又省察一番本文一知字亦從加察中來份按魏莊渠云有所說得重之其所說得輕大偏已去防有小偏也夫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頽亦可目為小偏而云說得輕耶彼蓋不知此特是言常人之情而曲為之說耳

功不可闕如此也然而註言正心處不曰正心而曰存是心曰密察此心之存否何邪心本正也存之則得其正捨之則失其正心無有正不正之殊也存亡為正不正之異耳故欲正其心者無他焉曰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操存之而已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

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

人謂眾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朱子曰古註辟音譬

便通况此篇自有僻字室礙不通只是僻字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

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新安陳氏曰此章

之與國本作察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西山真

之一字為脩身齊家之深病○朱子曰正心脩身兩

段大概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

在官街上差了路○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

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之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

然父有不義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

之之所敬畏如君固當敬畏然若當正救責難也只

管敬畏不得賤惡固可惡或尚可教或有長處亦當

知之○問放惰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鏡之懸妍醜隨

其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亦喚做妍者又敖惰是

輕賤惡是重既賤惡得如何却不得敖惰然傳者猶

戒其僻則須檢點不可有過當處○哀矜如有大姦

大學大全 章句 中 吳 適喜齋

份按雲峯之意若謂敖惰非君子所宜有者玩語類所謂雖聖賢亦有此心可知此言之未當矣其謂人字非為君子說却合朱子之意章句

所以就眾人言者蓋用情之辟至如父不知子之惡農不知苗之頑此豈小小病痛傳者欲極言身不脩之弊以垂戒教人故舉此常前之偏為言非謂意誠心正而後猶至有若此之患也翼註謂人是眾人然誠意正心之人亦在其中全失朱子意矣

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頑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北溪陳氏曰敖只是簡於為禮情只是懶於為禮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問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章終未見身與物接意思潛室陳氏曰接此五種人便有此五種辟豈不是身與物接○玉溪盧氏曰好而知其惡是親愛之不偏惡而知其美是賤惡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明者能之所好且知其惡則一家孰敢為惡所惡且知其美則一家孰不為善如此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勿軒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敖惰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雲峯胡氏曰或疑敖言章句曰眾人又曰常人是也眾人中固自有偏於敖惰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苗之頑亦汎言

讀本

多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通考吳氏季子曰齊之為言整齊嚴肅之義也易之家人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蓋父盡其所以為父子盡其所以為子兄盡其所以為兄弟盡其所以為父子盡其所以為夫夫婦盡其所以為夫婦而後家道始正矣正非齊之謂乎然其象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舉家道之正而蔽之以言有物行有常是家之齊必本於身之脩明矣夫一家之內所謂父子兄弟夫婦者雖皆骨肉然氣有清濁昏明之異則性有剛柔緩急之殊嗜好趨向如十指然不能以一律齊也故以堯為父而有朱之淫以舜為兄而有象之傲以尹吉甫為夫而有後妻之讒人情之不齊也如此今吾將使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截然整齊嚴肅以視吾之儀聽吾之倡而無復紊亂於其間者儻非吾身之脩有以使人之心悅誠服人誰聽之人孰不欲身之脩也卒至於身之不脩者接物應事之際輕重厚薄一有或偏則雖欲其脩不可得矣且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與

大學大全 章句 中

卷

道喜齋

份按語類謂父子主於愛父有不義子不可不爭又謂親愛莫如父母若有當幾諫處豈可以親愛而忘正救然則父母有過而不諫即是愛之碎也吳氏襲狎之說殊未當○吳氏謂哀矜以慈幼言亦非是彼幼者豈必盡是可哀矜者乎

生俱生則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放惰皆人情之所不能免者儻施之而合宜則亦何不可之有惟夫失於偏重展轉相之遂至忘返而言行之間內懷愧怍者始多矣謂之身不脩可也故親愛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自其偏於親愛而襲狎生焉曰襲狎則是身不脩矣彼見襲狎者恃恩而驕必蕩佚而不可律其能使之齊乎賤惡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自其偏於賤惡而忿疾生焉曰忿疾則是身不脩矣彼遭忿疾者失歡而怨必狼戾而不可訓其能使之齊乎畏敬以事長而言一偏則為足恭父母有失無柔聲以諫之義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哀矜以慈幼而言一偏則為姑息無嗚呼悔厲之容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放惰以不屑教誨而言一偏則為侮慢無意諭色授之益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凡人之情蔽於一偏則中心好之者惟見其美而不見其惡中心惡之者惟見其惡而不見其美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幾希矣

附語錄問七章八章頗似一意如何曰忿憶之類心上理會親愛之類事上理會

心上理會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會者是見於事為之失○問大學傳正心脩身莫有深淺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脩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及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問脩身齊家章所謂親愛畏敬以下說凡接人皆如此不特是一家之人否曰固是○蒙引此段不是就家言吳氏謂親愛等五者皆是施於家者非也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之猶於也或者多以向字釋之又太著力了章句正是恐人認得之字太著力故訓作於字也○存疑親愛畏敬哀矜只在好樂內賤惡傲惰只在忿憶內○問憂患恐懼於好惡何屬曰好惡中皆有憂懼細味之自見○看來親愛賤惡等與好樂忿憶雖同是一情然好樂忿憶等是自情之本然者言親愛賤惡等又是情之見於運用者已有思慮作為非復情之本然矣所以屬之脩身

大學大全 卷中 是 端喜齋

說約曰穀之始生日苗碩大也言苗之大也詩大田既庭且碩亦是說苗之大時文皆透用蓄熟滿家千倉萬箱等非是
份後家之所以不齊所以二字宜玩蓋此節只是身不脩乃家之所以不齊之故非卽是家不齊也饒廬之說皆非也○按章句偏之爲害卽上所謂簡於一偏朱子謂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似較上更深一層其實上節已包涵此意在內要之此皆是身不脩也若以屬家不齊則大謬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

反時若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平聲是則偏之爲

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雙峯饒氏曰之其親愛等而辟者言身之不脩也莫知其

子之惡言家之不齊也大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脩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爲凡爲人者言莫知子之惡姑舉家之一端言之○玉溪盧氏曰子之惡苗之碩皆就家而言○雲峯胡氏曰心與物接唯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懷先之身與事接唯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爲尤甚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脩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通考黃氏洵饒曰好惡而知

其惡美是愛惡得其正○苗之碩苗之至盛也○冥氏季子曰愛憎根於內而美惡變於前若考作室乃弗肯堂猶以爲其子之克家也俾彼甫田歲取十千猶以爲其苗之不長也大抵家之不齊始於身之不脩而身之不脩則以其情之有所偏耳身之不脩如此而欲化行於閨門之內胡可得哉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夫君子之方寸如鏡斯明物之鑿者妍媸自生鏡何心焉如衡斯平物之稱者軒輕自形衡何意焉苟非身端而行治其孰能與於此夫是以閨門之內不言而喻不戒而孚一唯一諾無非教化之所寓雖不使之齊而自齊矣此章歷舉親愛以下之五事而諄勤反覆深戒其弊旨哉言乎附蒙引兩節通是身不脩之事而末乃結之曰此謂身不脩不可也以齊其家兩節一意皆言好惡陷於一偏而身不脩也不可因章句上節有身不脩字下節有家不齊字而遂分上節爲言身不脩下節爲言家不齊也○存疑故諺有之條亦是承上文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句說來此兩節當緊緊相承說上節天下鮮矣

大學大全 章句 中 是 逆喜齋

困勉錄曰梁無知云此獨反結口氣尤為吃緊正謂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故結法如此按此本黃氏洵饒說然愚意反結正結文法雖不同其實只一樣

困勉錄曰七章章句察字與中庸之省察微不同中庸省

察專以慎獨言此察字汎以心之動言慎獨却在其次論語蒙引謂存養兼動靜自察是存養之一端是矣須知慎獨又是省察之一端雲峰印以章句察字為中庸之省察殊混又曰雙峯以章句七章八章之察字即誠意章之謹獨似認麟上收之殊感蓋謹獨是在念頭初動處察此兩個察字是在心上察○份按慎獨之所謂察察其善惡誠篤也正心章之所謂察察其有所也也脩身章之所謂察察其與否也三察字不同夫正心修身二處察字亦是已所獨知雲峯雙峯則謂為慎獨似亦有理然正心自有正心工夫脩身自有脩身工夫恐終未可即以此二

後且莫繳身不脩直至此節末後方通繳之云夫人情之偏一至於此則身決不可得而脩矣尚何以齊其家哉此所以說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按此兩節只是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意在言外但說時須補此意章句家之所以不齊乃補意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問如何脩身專指待人而言朱子曰脩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濶一節去○錢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五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雙峯饒氏曰身以心為主而心以意為之機人所以之其親愛等而辟者以其心之不正耳心所以有忿懣等則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耳意苟誠矣則忿懣等之必謹其獨而母敢失其正親愛等之必謹其獨而母敢流於僻是知誠意即正心脩身之要也章

句所以丁寧之以密察加察即謹獨之謂也有所忿懣等而能密察是謹獨以正其心也之其所親愛等而能加察是謹獨以脩其身也章句於二章察之一字凡四言之省察之工夫豈非自誠意章之謹獨而發哉不特正心脩身章為然也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往不自謹獨出焉傳於釋齊家治國章曰心誠求之釋平天下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誠其意即謹獨之謂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論出門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可謂得其要矣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甚言偏之為害至莫知其子之惡深淺又可見○此獨反結者脩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變文應經文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通考勿軒熊氏曰脩身二字本於虞書湯檢身若不及文王之聿脩厥德孔子脩己以敬曾子三省吾身皆是學者心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內

察字為慎獨也

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語錄大學如正心章已說盡了。至修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何也。蓋亦節節去照管。不成却說自家在這裏。心正身脩了。便都只聽其自治。○說大學誠意章曰。如今人雖欲為善。又被一箇不欲為善之意來防了。雖欲去惡。又被一箇尚欲為惡之意來防了。蓋其知之不切。故為善不是他心肯意肯去惡。亦不是他心肯意肯這箇便是自欺。便是不誠。意才不誠。則心下便有許多忿懣恐懼憂患好樂。而心便不正。心既不正。則凡有愛惡等事。莫不倚於一偏。如此如何要家齊國治天下平。惟是知得切。則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是非為人。而然。蓋胸中實欲如此。而後心滿意慊。

大學章句大全

大學章句大全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

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身脩則家可教矣。

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

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

而教成於下也。

朱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

大學章句大全 章句下 一 端喜齋

份按章句云。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其指君子說固無疑也。下文不曰然。其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而曰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其特舉國字言之。可見事君事長使眾三者之指國人說矣。章句舊本云。孝弟慈者家之所以齊也。推之於國。則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是。故三行者修於家。則三教者成於國矣。文公所以改之者。其母乃或以家之所以齊句不及脩身三行者脩於家二句不免說向效驗去。故改為今本。歟。然玩推之於國及三教者成於國二句。固

可見朱子之意之果以事君
二者屬國人說也陳氏云在
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
君者云云語意明白足為章
句之證自吳季子有移孝作
忠之說蒙引遂謂孝弟慈事
君事長使眾皆指君子一人
其非章句之旨也明矣夫吳
氏及蒙引之說是謂推事父
之道以事君也推事兄之道
以事長也推慈幼之道以使
眾也獨不觀朱子之收康誥
章句舊本而謂此未說到推
乎蓋此是說君子不出家而
成教於國底道理若就君子
一人從孝推到忠上云云說
去便與教國之旨不合因勉
錄初說謂依蒙引說則國人
之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眾
當在本文三句未補出覺未

安此說得之矣其後乃復因
仇滄柱之說而定從蒙引何
也彼其說自自萬曆以前無
不在君子一人身上看者豈
未嘗將章句定本舊本及語
類細玩其語意乎且陳氏明
以在我與國對說何得謂萬
曆以前俱在君子一人身上
看也○滄柱之意不過謂若
以事君事長使眾屬國人便
易涉效驗上去愚謂此只就
家國一理立論謂此孝弟慈
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
即是國人所以事君事長使
眾底道理即是教國人所以
事君事長使眾底道理彼此
相通初無二致亦豈至侵占
效字地位乎○蒙引謂事君
事長使眾亦就君子身上說
至其後却云孝弟慈以身合

是教之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
以使眾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
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
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眾而
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陳氏曰在
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事兄之弟即
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我愛子之慈即國之所以使眾
者能脩之於家則教自行於國矣○玉溪盧氏曰孝
弟慈三者明德之大曰人倫之大綱舉此可該其餘
矣○雲峰胡氏曰修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
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
為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
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
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
長使眾方從治國上說○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
其家章句并脩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
則為脩其身行之家則為齊其家推之國則為治其
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况家有父猶國有君家

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眾分雖殊理則一也
迥考吳氏季子曰君子之教自小而之大自然約而之
博自近而之遠蓋大者小之推博者約之推遠者近
之推也今以家對國而言則此為小而彼為大以孝
弟慈對事君事長使眾而言則此為約而彼為博孝
施於父弟施於兄慈施於子以若君若長若眾較之
則遠近又不待辨而明矣自常情觀之惟僻作福惟
僻作威莫難事者君也設官分職各率其屬莫難事
者長也林林而生總總而羣莫難使者眾也然君子
於此蓋有簡而易行要而易守者不過反求之家耳
家果齊耶則所謂事君在此所謂事長所謂使眾者
亦在此否則施之家且不可如國何夫國之本在家
家不可教而欲教其國人則是表不正而求其影之
直無是理也教之如何曰孝弟慈而已矣冬溫夏清
昏定晨省孝於其父者為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
責難之恭盡陳善之敬移其事父之孝以為忠矣伯
氏吹埙仲氏吹篪弟於其兄者為無歡則施之事長
必能守靖共之節崇推遜之風移其事兄之弟以為

大學下

端喜齋

家言下文便以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相對說可見前說乃未定之見也○首節何以言事君事長使眾而下文不之及且君子之教國人亦教以孝弟慈而已而此却以事君事長使眾爲言何也蓋事君事長不能事長非弟者不能使眾非慈者不能曰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則國之孝弟慈之道之即在此固不待言也○仁讓曰仁曰有諸已皆以能此孝弟慈而言則其能事君事長使眾亦可知也

順矣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慈於其子者爲無欠缺則必能充汎愛之念推博施之恩所謂使眾者亦不過舉斯心而加諸彼耳或事君或事長或使眾其本未若甚宏濶其節目若甚繁多其施爲若甚纖悉若大原之本固已具於一家之內不待捨此而他求也古之君子惟能反求於此而知所用力焉故身不出於其家而教自行於其國斷斷乎不可誣也○蒙引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二句且慢說出家國一理下文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方說出蓋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故也○存疑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就舍箇其家可教而能教人故承之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言身不出家而其化自爾風行於其國也此是探本之論教國尚有許多事未必只在家中其化就行於國要其化之行則本於此故探本而言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淺說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是說教國不外乎教家之道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讀本



翼註曰此乃是說孝弟慈不假強爲不是說孝弟慈之通於事君事長使眾之不假強爲○困勉錄曰前言治國必先齊家之義已明矣又恐人疑孝弟慈是箇難事故又印康誥以見其不難又曰如保赤子如字蒙引存疑皆云如字雖着對註則曰如字不可略去是保民如赤子也下面只釋保赤子其說亦是然終不如蒙引存疑之直捷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夫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去聲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朱子曰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守而不失者鮮惟保赤子罕有失者故特印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亦與孟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同○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眾心誠求赤子所欲於民亦當求其不能自達者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眾也○此

份按語類云後章方全是說推章字不可去

份按四書通金氏云此段章句舊本云此言慈幼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衆亦猶是也其後文公謂此節只說動化未說推於是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云云愚謂觀此起處數語方見得此處不當以推字立說豈宜刪去

且只說動化爲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黃氏曰言但以誠心求之則自然得赤子之心不待勉強而後知之也○三山陳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已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也○玉溪盧氏曰引書即慈之道以明孝弟之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爲孝弟慈是已○仁山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爲說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雲峰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於天安陳氏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知良能皆不假於強爲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處而從此推廣去耳○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父母

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克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衆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六家以下皆就身上說○孝弟慈是仁仁字自止於仁處來孝弟慈是明明德明明德是人所同得非家喻戶曉也○平天下章老老興弟恤孤卽此三者是人人所同也○吳氏季子曰夫赤子之在襁褓寒則欲衣飢則欲食疾痛則欲撫摩養病則欲抑搔蓋與成人等耳然其所欲瞭然於心而未能宣之以言則夫爲之保抱攜持者莫難於求其中心之所向是故察之乳哺焉察之臥起焉察之聲音笑貌焉不待赤子之言而自然陰合乎赤子之意此父母之心最真實而無妄者也人患不用心耳使其用心亦如父母之於赤子則雖不能盡中斯民之所欲而相去不遠矣譬之處子然既嫁則有爲人母之道方其未嫁也豈有先學字幼而後適人者哉要其字幼也亦不過以真實無妄之心而求之耳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聖賢教人每以真實無

妄為先蓋嘗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明之矣好好色惡惡臭之誠即保赤子之誠皆人心之自然而未有以偽為之者也聖賢可謂能近取譬矣昔者夫子之告曾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而孟子亦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夫子之所謂移孟子之所謂推其大學之所謂如乎明乎此則大學之義粲然矣或謂上文以孝弟慈三者並列而言之下文乃獨舉如保赤子以明使眾之慈何也曰此舉一隅以反三隅者耳孝弟慈三者皆人心之所同然而世降俗末則薄於孝弟而厚於慈者多矣人知赤子之當慈也雖暴戾之夫頑狠之人一見赤子則慈愛之心油然而生蓋不待教而能者至於妻子具而孝衰則塗之人皆然而鬪牆之爭抑又多矣是孝弟者非士君子鮮知之而慈之一端尤人之所易曉者也聖賢以其易曉者而曉之使天下後世知保赤子之慈則知事親之孝事兄之弟矣知使眾之不出於慈則

讀本

困勉錄曰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一句要細玩蓋孝弟慈必須格致誠正脩許多工夫此獨言不假強為者只以其良知良能言耳故章句補此一句最妙又曰識其端而推廣之是補言外意蓋傳者之意不是說不要學其端不待學推廣則必待學此處若看差便是格致誠正脩工夫都不要用只任一良知良能而足朱子補此一句最有關係○份按推廣句仁山謂指誠求說蒙引謂是本文言外意乃聖賢進脩家法二說不同金說固有理然蒙引所云尤精

知事君事長之不出於孝弟矣循是而行之則自家至國自齊至治雖不出戶可也附蒙引本文如字意輕○此節本文只是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其所謂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者即本文言外之意蓋所以言立教之本不假強為者正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此推廣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眾也乃承上文識其端而言也蓋必識其端而推廣之然後孝成個孝弟成箇弟慈成箇慈而立教之本自我立矣○識其端而推廣之此千古聖賢家法也故聖經章釋明明德則曰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中庸釋致曲章則曰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在孟子則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註云擴推廣之意其前篇釋是心足以王矣則曰王見牛之蔽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舉而言之欲正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知此則此節章句了然而近日諸說紛紛皆有不待辨者矣○推廣之說不是推廣慈幼之心以

大學

章句

五

道喜齋

困勉錄曰孝弟慈之藹然者謂之仁孝弟慈之秩然者謂之讓不必如雙峰以仁屬孝以讓屬弟以貪戾為仁之反亦不必如吳季子以父慈子孝為仁兄友弟恭為讓兩字兩讓字俱兼孝弟慈中君

事長使眾說又曰自家引以下皆無兼事君等解仁讓者不知何故困勉錄曰朱子既曰孝者所以事君云云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豈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又云一家仁以上足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殊不可解

份按身不修則家國即不齊不治句有病此章皆是身家并作一處以對教國此處亦

使眾也。聖人進修家法自是如此。即所謂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即所謂自其善端發見。知皆即此而悉推致之。即所謂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者也。○傳者所以立教之本。不假強為者。正為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教之本自我立。而一家仁讓一國仁讓矣。○立教之本兼孝弟慈言。所以謂之立教之本者。能孝弟慈。然後能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是成教於國。其本在此也。○細看或問細大之說。似終不如小註所謂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之說。更詳之。○存疑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是本文言外之意。推廣是充其本然之量。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眾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

國之效。朱子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好爭利。却責民開禮讓如何得他應。○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雙峰饒氏曰。仁讓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讓屬弟。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玉溪虛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讓。戾則不仁。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為善為惡之機。實由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之失。才自於君。而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機之所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歟。僨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證上文。○仁山金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論。僨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已。○新安陳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才貪戾而一國即作亂。身不脩則家國即不齊。不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興。其機由

直將家字包在身字中也

困勉錄曰吳氏季子曰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亦人情所不能免也彼其機括伏於習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顯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此說得最好蓋這箇機本自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便動惟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

一家悖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

言債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與仁讓句○東陽許氏曰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債事又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為善難為惡易不可忽如此通考吳氏季子曰天地之間惟感應為甚速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不留是之謂機仁讓貪戾其一家一國之機歟夫惻隱根於仁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者欲之極戾者怒之偏貪與戾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伏於習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一旦為民上者能使父慈子孝而一門之內皆仁兄友弟恭而一門之內皆讓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激昂奮發雖欲不為仁不能自已也雖欲不為讓不能自過也自其一念之貪而形之於事者無不貪一念之戾而施之於政者無不戾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熏蒸濡染淪胥於貪不奪不壓也相挺為戾不競不止也一國者一家之推也發乎

通則見乎遠一人者一國之表也出乎身則加乎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至不可訛也昔陽城兄弟友愛奴亦化之一家之本耳晉之鄙薰而善良者幾千人一國之仁也窮而在下者如此况達而在上者乎東郡民感韓延壽之化昆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一家之讓耳郡中翕然傳相救厲二十四縣莫以訟言一國之讓也賤而為長者如此况貴而為君者乎晉武帝賣官而錢入私門其始不過一人之貪耳迨夫錢神之論一興風俗陵夷卒成劉石之難海內塗炭豈非一國之亂乎梁惠王糜爛其民而戰之其始不過一人之戾耳迨夫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則雖所愛子弟亦不免於死豈非一國之亂乎夫惟貪戾之害如彼故雖一言之微而或至於債事夫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是也夫惟仁讓之效如此故雖一人之寡而亦可以定國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也古之聖賢所以孜孜然汲汲然誠意正心以除貪戾之根脩身齊家以立仁讓之的蓋亦曰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關

學大全 章句 下

七

適喜齋

吳因之曰仁讓節言教成於國之效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如此意已明白矣堯舜節復申說一家仁讓之意見不能脩身齊家者必不能教國益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前後只一意反復傳文言家處必根著身言身處必合著家當併做一項事而對

國一項言之不特此章為然自家齊以至平天下總不離身著身乃萬化之原也○註曰仁包得讓○說統曰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三字概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其行仁之術則曰恕又曰恕字要認得真真不欲勿施不同彼就及人處重此就推己處重○困勉錄曰有諸己推孝弟慈言無諸己指不孝不弟不慈言

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係焉其機甚可畏也傳大學者揭機之一語以曉天下後世其警之也深矣文公曰機發動所由也味所由二字則夫仁之為仁讓之為讓不發於人而發於我貪之為貪戾之為戾不動於彼而動於此明矣學者盡亦審其發而謹其動也哉附蒙引上文所言者教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者教成於國之效教成於國即是效不可於成教之外更討箇效也○存疑蒙引云孝慈屬仁弟屬讓一說孝弟慈裏俱有仁讓有恩以相愛仁也有禮以相接讓也此說更是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新安陳氏曰民之仁暴則民從如好暴而令以仁唯上所帥帥之以所好

則民從如好暴而令以仁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

所謂恕也蛟峰方氏曰此章是如治己之心以治人通考黃氏洵饒曰有諸己無諸己忠也求諸人非諸人恕也所藏主也即尚書所謂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意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此問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己又似說脩身何也朱子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

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大若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及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

大學大全卷下 章句下 適善齋

份按此章之恕推治己之心以治人也下章及中庸遠道不遠之恕推愛己之心以愛人也此以治己為主後以愛人為主固有當辨者饒氏謂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脩己上著工夫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著工夫其說是矣然其意却指有諸己無諸己為忠則夫謬夫有諸己無諸己治己也謂之為恕之首則可謂之忠則不可謂中明以有善於己無惡於己二句統屬之推己及人之恕而饒氏願以此為忠實未下意乎

史伯論遠道不遠而以施諸己而不願屬忠其失正同朱子云忠恕兩箇相離不得言恕則忠行乎其間又云忠是本體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北溪云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忠底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蓋忠者盡己之心也盡己之心在內而不可見惟於推己之際觀之則所謂盡己者可見矣是故有而後求無而後非與不願勿施皆推己之事所謂恕也其所以能之者則忠也即恕便可見得忠忠與恕如形影然不相離也不得以有諸己無諸己及己所

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三山陳氏曰已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有此善已無此惡然後可以非人有此惡皆已先之也○雙峰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是無己可推而欲及人也此章雖釋齊家治國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人主之身此乃極本窮原之論問恕者推己及人却說所藏乎身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乎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脩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為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藏乎身者自其盡己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己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己無諸己者也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己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以己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推己及物者也恕也至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恕反上文也○雲峰胡氏曰此一恕字人皆知其以推己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己之忠言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未有無忠之恕上文心誠求之即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之則有諸己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己矣○新安陳氏曰有善無惡於己盡己之忠也推己以責人正人由忠以為恕也忠即恕之藏於內者恕即忠之顯於外者所藏乎身不恕無藏於內之忠而欲為恕是乃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通考吳氏季子曰克讓者一堯耳而黎民以之時雍好生者一舜耳而四方以之風動幸天下以仁者民之從何如也虐民者一桀耳而其徒之附勢實繁毒逆者一紂耳而小民之敵讎相繼幸天下以暴者民之從何如也然則仁讓之風貪戾之禍自身而家自家而

大
學
七
章
下
道
喜
齋

不願為忠之事也仁山雲峰
新安黃洵饒所云即雙峰之
意皆非是困勉錄却取雙峰
說其認忠恕恐亦未清矣

國自國而天下次第相承蓋同此一機耳氓之蚩蚩
至愚也然上之所令與其所好同則從之上之所令
與其所好異則不從何哉故以身率之則易以令驅
之則難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夫自后王君公而下至
於大夫師長各率其衆之多寡雖若不侔而其統御
之道皆必先已而後人惟己之仁也而後可以使人
之仁惟己之敬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敬惟己之孝也
而後可以使人之孝惟己之慈也而後可以使人之
慈行於己者其所好也使人從己者其所令也若令
之以仁而其所好者非仁也令之以敬而其所好者
非敬也令之以孝且慈而其所好者非孝非慈也是
謂所令反其所好民胡為而從之哉君子知夫民之
從好不從令也是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欲責人之
為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己亦有此善乎一或無之方
且自愧之不暇而何敢以此望人乎無諸己而後非
諸人欲議人之為不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己能無此
不善乎一或有之方且自訟之不暇而何敢以此尤
人乎大抵正己之事詳而正人之事略律己之念重

讀本



困勉錄曰首節歸本脩身固

而律人之念輕味而居二字則可見矣恕之為義曰
推己曰如心推己云者以待己之道而待人是也如
心云者待人之心亦如待己之心是也苟無諸己而
求諸人有諸己而非諸人則其在吾身者已不能盡
恕之義彼見吾之所以治人者如此而所以自治者
乃如彼則意向扞格貌雖從而心不服豈能使之喻
哉語錄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
是責人之恕紮知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愛人之
恕○問治國在齊其家曰上而說不出家而成教於
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這三者便是教之目
後而却是說躬行方會化得人此一段只此兩截如
此○蒙引此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堯舜帥天下以
一身之仁而天下皆從之仁豈非一人定國哉桀紂
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不能使之仁矣是何也其所
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也此下一句不要兼堯舜說
○堯舜帥天下以仁恕也○此數人字皆指國言不
兼家人蓋上文孝弟慈是以身言而曰所以脩身而
教於家者也就合家了下文便以國之所以事君事

大學大全

章句下

十

適喜齋

是正旨但宜將身家并作一
件以對教國不應全重在身
似上章語頭

翼註曰此結上文亦當帶脩
身在內故治國者在脩身以
齊其家也又要將上文融會
入講若泛講則與經文治國
先齊家同耳又曰以上是詳
釋治國在齊家以下是引詩
以咏歎之也

困勉錄曰下句宜其家人蒙
引存疑俱云不復指女子言
就治國者言極是然其口氣
若曰治國君子能令女子宜

其家人而後可教國人也或
即以下句家人單指女子恐
未是存疑又謂孝於父母友
於兄弟和順於妻子是能善
其家人也則此句又似不止
屬夫婦矣尤覺難通。翼註
曰教國人亦須影切正內意
份按困勉錄謂治國君子
能令女子宜其家人翼註謂
教國人亦須切正內意如此
說方與或問刑于寡妻之說
相合
翼註曰宜兄宜弟是國君諸
合於兄弟也國君之兄弟有
偏上之嫌有奪嫡之忌宜之
尤難又曰此教國人亦切宜
兄弟邊講
困勉錄曰其為父子兄弟足
法蒙引云不是一家之為父
子兄弟者皆足為人之法是

長使眾相對說一家仁讓句內亦帶脩身下句便以
國對說又一人貪戾與一家仁讓相對而國字盡同
此章是釋治國在齊家不應說有善於已然後可以
責家國人之善云云也家只跟著身國字與之對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通考韓氏古遺曰再言治國在齊其家以
應經文其所厚者薄○吳氏季子曰故治
國在齊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也其下連引三
詩不厭重複所以反覆詠歎發越言外深長之味使
人諷之於口而得之於心也○存疑故治國在齊其
家句須通承上文結方說得若只承堯舜帥天下以
仁說不得言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能教其家
斯能教其國如此所以經文說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
秦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天少

去聲

好貌少嫩 蓁蓁美盛貌

興去聲也

於六義
屬興

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

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玉溪盧氏曰可以教
國人應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困蒙引或以天天少好貌為
指桃花非也詩上章有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則知

桃只是
桃身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

法之也

大學大全章句下

七

適喜齋

我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足以法於人存疑淺說皆從之然存疑此句自當兼君子與君子之家說君子一身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者足法君子之家之為父子兄弟者亦皆足法如此說方全份按困勉錄謂父子兄弟足法兼君子之家方全其說亦是但須從君子之身說到家不可將身家平列也

困勉錄曰引詩三節本是平說然其中又有序仁山金氏曰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此意本朱子或問蓋仰中庸所謂和妻子宜兄弟而父

母順大雅所謂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雖非傳者味歎之正意然發明齊家下手工夫最深切著明

份按語類云問治國在齊其家曰且只說動化為功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說推大有而求無而後非乃是推治己之心以治人而朱子謂此章是說化後章方全說推者蓋其所謂推者是指推愛己之心以愛人就政事言之也若推治己之心以治人却包在化之內朱子謂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後而却是說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可見有而後求云云亦包在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

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何朱子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好若周公不辟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不得已著恁地而今且理會常底今未解有父如瞽瞍兄弟如管蔡未論到變處○三山陳氏曰說正四國及仁帥天下皆是說到極處○王溪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德明於其國矣○新安陳氏曰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己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弟讓也正是四國就身上說貪戾之反也○三引詩即孟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又發經文厚薄之意此是血脈貫通處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

深長最宜潛玩

窮者多援詩以吟詠其餘意○王溪盧氏曰此章言治國甚略言齊家甚詳所以明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以人同此心心同此明德故也○仁山金氏曰三引詩首引之子宜家繼引宜兄宜弟何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自脩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一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擴充之也故此一章並含兩意自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眾而言是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眾而言是一節繼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雲峰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之意必先妻

化之內總是說教之事也。金仁山分一家仁以下及帥天下及三引詩是化有而後求。是推恐非朱子之意。困勉錄謂其仁轉讓帥天下兼化推說有而後求是說推而化意。當補在言外一家仁以前未之有也。以後皆兼化推說。平天下章上老老三句亦兼化推說。此與愚所謂此章推字包在化字內之說大略相同。蓋就教言之則所謂推者不遇欲其化耳。或問所謂已推而人化是也。故謂之兼化推說。可謂之言推而化意在言外。亦可謂之推即包在化之內。亦可若下章就政事言。繫矩推字方在化之外耳。呂晚村曰家國近正言教就躬行化下言也。天下遠遠

子好合而後兄弟既翕。此三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家。人而繼以宜兄弟。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于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東陽許氏曰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故引詩言夫婦為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通考黃氏洵饒曰治國之仁讓與於孝。又言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而遂及平天下則深淺可見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聲弟去聲倍與昔同絜胡結反

言道就政事制度言也。故中三句只說家國而未句方說天下。又曰家國非無政事而所重却在躬行化。下到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已都在治國中做了。但恐立政制事處無以徧愜五方異性。有宜此不宜彼者。此道之所當講也。然道之原頭仍在家國感應處。可見為矩本一但絜處有不回耳。又曰君子不惟有以化之。又有所以處之。非謂平天下不須與感也。但化之意已在治國說盡。故此章止重處之邊發。○困勉錄曰淺說首句另作自內及外之意。殊與下之不相關。時解則謂平天下不外於治國之孝弟慈。可見平天下在治其國如此。則首句與上老老三句相應。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

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待洛反。制方

之器俗呼曲尺。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

所謂家齊而國治也。新安陳氏曰上行謂老老長長。此即上章孝弟慈所以不出家而亦可以見人心之

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新安陳氏曰可見人同欲遂其孝弟

慈之心。使當平其政以處之。不

可使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也。是以君子必當因其

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聲願。則上

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朱子曰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切近

然與末句仍未相應愚意不
但孝弟慈是治國之道即繫
矩亦是治國之道但前章合
而不露耳故講繫矩亦須與
治國相關然後首句直應到
末句○份按上老三句此
言家國之矩之一也由此可
見國與天下之矩無有異矣
是以君子繫之而有政事之
施焉夫使政事之不施則民
雖興起於善而不能自遂其
心故曰君子不惟有以化之
而又有以處之然治國亦當
自有政事其民亦豈得無所
以處之者乃必在平天下章
方言政事何也固勉錄謂家
國相通以理以意與天下
相通便有政事制度此言却
似治國全不須政事者恐未
的當呂晚村謂國之政事與

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是就民之感發
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感應甚速。
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有繫矩之道也。此
句方是引起繫矩事。下面方說繫矩而結之云。此之
謂繫矩之道。○繫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
天下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先說上行下效
到繫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
途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
父母。畜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
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能使人興
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
事也。○矩者。心也。我心所欲。即他人所欲。我欲孝弟
慈。必使他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之不獲方
可。只我能如此。他人不能如此。即是不平矣。○繫矩
不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而正心脩身。底推
而措之。○問繫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
工夫。正要著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繫矩
而自無不平矣。○繫矩正是恕者之事。○興孝興弟不

讀本

天下政事許多參差不齊其
矩雖同而繫處則有不同似
為近之然愚玩章句曰亦可
以見人心所同曰必當因其
所同但言國與天下之同而
不言及其不同或問亦極論
人心之同而歸重於所以處
之之道蓋五方異宜性情風
氣種種各別俱包在所以處
之之中此節所重却不在此
只重在有以處之上也要其
所以不在治國章言之者古
人文字原可互見故於治國
章言教化於平天下章說政
事非謂治國不須政事平天
下不須教化也特互相發明
耳因錄錄又一條謂繫矩亦
是治國之道但前章合而不
露此說却精

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者。乃
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繫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
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
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繫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
言躬行化下之說。○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接是
以君子有繫矩之道也。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
相續。繫矩是四而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
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
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
幼其幼。便不得。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
之故。所以有繫矩之道。○繫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
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比以推之。○雙峰
饒氏曰。矩所以為方之具也。匠欲為方。必先度之。以
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為矩。而度之。亦惟此心而已。
繫者。以索罔物。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匠之度物。以
矩為矩。君子之度人。以心為矩。○王溪廬氏曰。矩猶
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繫矩於

大聖六章 意可下 端喜齋

此二字之說當改正
困勉錄曰朱子雙峰皆謂矩
者心也王溪雲峰則謂矩猶
則也蓋所謂心者原指義理
之心非有二說也
份按雲峰分此章為八節其
說皆不的當而以財用與好
惡對舉又以楚書一節為起
下用人以孟獻子節為用人
當取其繁矩尤非是又按困
勉錄云此矩字與論語志學
章矩不同論語矩字統明新
之至善此矩字只是明德之
至善繁字方是新民之至善
雲峰說殊謬愚謂志學章矩
字雖與此節同然牽扯來說
殊無意味其謂志學章矩字
屬體此章矩字屬用尤為支
離

份按許氏分此章為四節亦
是但將楚書二節連秦誓以
下為第三節此却未安楚書
二節章句明言又明不外本
內末之意自應連上慎德云
云說也第四節謂生財當用
君子亦非正解至其逐節中
又分小段則尤破碎不足觀
矣

家也。以此治國。絜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絜矩於天
下也。絜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石山金
氏曰。首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既有以化之。而興其孝
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
之者。莫大於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
惡在。奪其利。○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為八節。右第
一節。言所以有絜矩之道。夫子十五志學。即此所謂
大學志學。以下分知行。到末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
安行之極致。大學格物而下。亦分知行。到末章。亦言
絜矩。是致知力行之極功。矩者。何人心天理當然之
則也。吾心自有此天。則聖人隨吾心之所欲。自不踰
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則學者。即吾心
之所欲。以為施於人之則。故曰絜矩。只是一箇矩字。
但不踰矩之矩。渾然在聖人方寸中。是矩之體。絜矩
之矩。於人已交接之際。見之。是矩之用。規矩皆法度
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圓矩方。圓者動而方者止。不踰
矩。即是明德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通
考。東陽許氏曰。此章分四節。看章首至失衆失國。為

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之。為一節。楚書至驕泰
以失之。為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為一節。四節
中。分為小段。看第一節。反覆言絜矩。分五段。第一段
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
也。止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
德。而易化。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
各守其分。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為之
限。則天下無不平矣。絜矩。只是度義兩字。上三句。是
化。絜矩。是推。所推者。只是好惡兩字。○黃氏洵饒曰。
章句云。分願。即謙卦稱物平施。○吳氏季子曰。人同
一心。心同一理。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且夫老吾老。
非欲使民之孝也。而民自興於孝。長吾長。非欲使民
之悌也。而民自興於悌。恤吾孤。非欲使民之不倍也。
而民自有不倍之風。豈非同天下而一理。合千萬人
而一心乎。附蒙引。朱子曰。矩。是心也。孝弟慈。便是矩
字。固然是心。然須足出平字意。矩。是平物之具。君子
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本文三民字。指國人言。
故章句截定曰。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

家齊而國治也。下即承之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其人心二字。則通指天下人心也。或問中人心二字亦然。或問云。前章專以己推而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二之字。皆指天下之人言也。蓋自與孝與弟。而可以見人心之所同時。便已有化天下之意。在了。或者泥或問。不惟有以化之之字。為指國。而又有以處之之字。為指天下。以為二之字。不同。謬也。且如其說。則是上章所云者。只是化。而尚未有以處之也。若未有以處之。如何可謂之國治。故或問。要看得活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凡幼皆在所恤。獨言孤何也。曰。哀此熒獨。此尤在所宜恤者耳。所謂舉重以見輕。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是形容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也。○存疑。推以度物。裏面便有事了。故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下條六箇。母以字可見。或問。自明白。○通章所言。皆是政事。不見感化之意。以其說已。具於治國章。故也。蓋治國平天下。相關。

與計曰。上下前後左右俱泛。說不作平天下者。說上下亦不作君臣。○吳因之曰。本文六母以字最重。不可輕看了。講母以處。全要發出能度意。方見是絜矩。註度上度下等。句可玩。○困勉錄曰。好者情順。惡者情逆。順則安受。而相忘。逆則不堪。而易。覺故解絜矩。獨就所惡處說。翼註云。說勿施所惡。則施所好可知。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上下已見上文。前後左右為四旁。四旁即四方也。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

分按經文能慮內其義固無所不包然必以為自此而來則迂矣

份按語類云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使上面長下面短此是緊承在我上者說下文方更就下之事我說自有片段今本將下文下之事我云云改入此處便覺雜亂

份按做九箇人來看九字乃七字之訛當改正

一夫之不獲哉

新安陳氏曰有此絜矩之道以處之果得以遂其心矣通考黃氏洵饒曰絜矩二字亦自經文能慮來章句所謂處物精詳者無一夫之不獲

即新民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

雲峰胡氏曰只一止至善

約加一絜字此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

自此而推之

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

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事上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譬如交代官前官之待我既不善吾母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西鄰以鄰國為壑是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可也上下前後左右做九箇人來看便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

只以己對人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所以待我我又思

以待下之人是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亦是此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此言其所惡也人

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

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

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問長短廣狹如一而無

不方在人有人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

均平曰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

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

也得事其親但各隨其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

○雙峰饒氏曰以上下左右前後言則我當其中上

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下之事我猶我之事上至於左

右前後皆然故皆不當以所惡者及之然以上之使

我者使下而不以事上以下之事我者事上而不以

使下則上下之分殊矣以前之先我者先後而不以

從前以後之從我者從前而不以先後則前後之分

殊矣是理一之中又有分殊者存此所以異於墨氏

也

通喜齋

卷之三

章句下

七

之兼愛佛氏之平等也。○雲峰胡氏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之道，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閒於己，是以有絜矩之道。己之心能不閒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專釋絜矩之義。○潛齋何氏曰：上下前後左右，即方矩之體也。自此至卒章，皆發揮絜矩之事。○吳氏季氏曰：君子知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故其與人接，必有以揆度於其間。曰：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左曰右，接之之境也。曰：使曰事曰先曰從曰交，處之之道也。於接之之境，思處之之道，以此準彼視，彼猶此務，使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無缺然不滿之處，是之謂絜矩。舉天下之圓無出於規，舉天下之方無出於矩。君子以此矩而絜之，居上而施之，下者如此，則居下而施之上者亦當如此。居前而施之後者如此，則居後而施之前者亦當如此。居左而施之右者如此，則居右而施之左者亦當如此。此推此心以往處之，各得其宜，待之各當，其可則人

人皆滿其分，願而天下平矣。絜矩之喻，何如哉。試自
 在官者言之，上有君下有民而已立乎其中者也。莫
 非王事我獨賢，勞嘗病君之不吾察矣。則使民必以
 時，不然是以所惡於上者而使下，非絜矩也。又自在
 家者言之，上有父下有子而已立乎其中者也。厥考
 作室乃弗肯堂，嘗患子之不吾肖矣。則事父必以孝，
 不然是以所惡於下者而事之，非絜矩也。以至前後
 左右，莫不皆然，必均平齊一而後已。是故我能老老
 人，亦得以老其老；我能長長人，亦得以長其長；我能
 恤孤人，亦得以恤其孤；無厚薄無餘欠自天子至於
 庶人，一而已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附四書正學淵
 源金氏曰：六所惡己所不欲也。六毋以勿施於人也。
 此處當絜。○蒙引所惡於上者，固即是矩，毋以使下
 者，固即是絜，矩但未足以盡矩字之義。矩所以為方
 之器也。終是要四畔周匝意思。出故章句一則曰：上
 下四旁均齊方正。二則曰：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
 如一。○所惡於上一條，亦不過形容絜矩之意。義如此，非實就有天下者分上事說也。

說統曰按所好好之下好之
二字有區處以為民聚欲意
所惡惡之下惡之二字有經
畫以為民去惡者吳因之
曰民之所好好之二句須發
出度民心意乃是能繫矩樞
則為天下儂僻字須發出不
度民心意乃不能繫矩樞
份按此之謂三字言必如此
方當得父母之稱何等鄭重
若作效說便全無氣力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繫矩而以民

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東陽詳氏

曰二段言能繫矩之效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

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

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暖安樂所

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

加之則愛民之道也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以在人者此言好惡是推之以及天下之人也一章放此蓋身為天下本好惡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公好惡得眾得國○吳氏李子曰前段言繫矩之心此段言不可不繫矩之理蓋民之服事其上戴以為后王君公奉以為大夫師

長徒以求吾之所好去吾之所惡而已為民上者視
民所好若善若公若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己所好亦
從而好之視民所惡若惡若私若邪凡麗乎人偽者
猶己所惡亦從而惡之好其所同好惡其所同惡是
能繫矩而足以為民之父母矣斯民豈不以事父母
者而事之哉附蒙引以傳文味之則似不以民之父
母為效此之謂三字可見也以章句味之亦然則是
二字可見也既曰愛民如子又曰民愛之如父母者
愚所謂理之必然也蓋主愛民如子四字而以民愛
之如父母數字足其意耳○若不足以民愛之如父
母一意則亦非下文得眾則得國之意且又不見其
為能繫矩之得也○此好惡字所該自廣或專指用
人言以為下文惟仁者能好惡人及好人所惡惡人
所好正與此相應者誤矣原南山之詩初無所謂用
人者味本文之旨則但見其概承上文繫矩而言耳
味章句之詞亦但言其能繫矩而以民心為己心而
已皆未見得專就用人一端言也其固執專就用人
一端言者謂下文好人所惡條章句云自秦誓曰至

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遂以為此兩節皆是言公私好惡之意抑不知此章大旨止是繫矩。繫矩只是與人同好惡好惡二字自是無所不該如上文所惡於上一條正解繫矩二字之義所包固盡矣故或上節概言好惡下節專就用人言好惡其言用人雖若與上不同其就用人言好惡則無不同也此便是申言好惡矣安得因章句申言好惡數字而遂以下文反證上文謂其亦專就用人一端言邪。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

四書釋地又續曰師尹周大師尹氏也不知於吉甫為何人而其姓實曰姑故都人士之詩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箋云吉讀為姑周室婚姻之舊也余謂上為氏下為姓猶之齊姜云爾宋子云爾非同晉之王謝唐之崔盧單以氏稱者鄭夾際譏史記莫辨姓

與氏稱齊則集傳亦不免此

若不能繫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

天下之大僂矣此言不能繫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此辟字即入章辟字血脉貫通處○私好惡失眾失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不能繫矩之害節南山家父所作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此却不然也○吳氏季子曰若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勢而不知有理塊岸自尊專欲擅利如節南山之所刺則失繫矩之道而不足為民之父母矣節者截然高大之貌南山即終南山在關中最高大周都鄠鄠此為境內之鎮故周人多託以比與南山有臺如南山之壽是也南山之高大以巖巖之石耳尹氏大師維周之底豈不猶山之有石乎秉國之均四方是維豈不猶石之巖巖乎觀山石之巖巖見師尹之赫赫四方之民唯爾是瞻而好惡一偏所布者不平之政所行者不平之事豈大學之所謂繫矩者哉唯平可以服天下之心不平則天下疾之而

四書釋地曰詩詠南山不必盡有指實而可折實者二焉一曹南之山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南山朝陽是也今曹縣一終南之山郡縣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如南山之壽幽南山

節彼南山信彼南山是也今
長安咸寧縣田盤屋四縣然
同一南山也天保則以祝君
節南山則以刺師尹山亦有
幸不幸哉
份按蒙引又一條謂不可不
慎且慢說出好惡非是當以
此條為正

陷於大僂矣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疾其好惡之
偏也宗周之滅為天下僂孰大於此有國者其可不
謹乎附蒙引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有國者不必專指
師尹此特引之以起下文云○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正謂其好惡不可偏也故
繼之日辟則為天下僂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

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

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份按許氏原文曰第五段引

雙峰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眾則得國能
繫矩而為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眾
則失國不能繫矩而辟則為天下僂者也○玉溪盧
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也其未喪師先王之得
人心也得人心所以配上帝失人心所以不能天命
之去留判於人心之向背人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
繫矩與否而已得眾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眾失
國應節南山之意存此而不失明德之體所以立繫
矩而與民同欲明德之用所以行○雲峰胡氏曰右
第三節就好惡言繫矩蓋好惡二字已見誠意脩身
二章特誠意章是好惡其在己者脩身章推之以好
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誠
意章主慎獨其為好惡也一誠無偽此章主繫矩其
為好惡也一公無私脩身章是言不能慎獨則好惡
之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是言不能繫矩則好惡之
辟不足以平天下所謂血脉貫通者又於此見之不
可不詳味也慎獨是敬以直內繫矩是義以方外通
考東陽許氏曰上文兩段得眾得國結能繫矩之效

大學下

適喜齋

文王詩言殷家未失衆之時則能配上帝既失衆之後則不能配上帝矣當監視之而知天之天命不易得也命不易即喪師而不配帝也下得衆言未喪師失衆言喪師也此段結上文兩段云云今將許多語俱刪去而從上文兩段四字說起看去全無頭腦且許氏所分第一節五段前既載其一段至四段則此第五段云云亦不應獨刪去

失衆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黃氏洵饒曰峻命不易此命字與下文命字即惟新之命與顧視之命不同然命我德命以天下皆天之命但必自明其德之命則能受天下之命則又未嘗不同也。○吳氏季子曰上文指言絜矩不絜矩之效如許明白猶慮人之未悟也復引文王之詩以實之蓋欲周王監殷之失國而思所以為絜矩之道也殷有天下以來賢聖之君六七作罔不配天其澤豈有他哉亦不過得衆而已師衆也得與喪為對未喪師者得衆之謂也有國則可以配天失國則不能配天矣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又決於衆心之去留此其機括在絜矩不絜矩之閒耳絜矩謂所以己之心得衆之心而從其所欲也衆心即天心天心即天命從違去就如反覆手保而有之不亦難乎故曰峻命不易知其不易則雖欲不絜矩亦不可得矣嗚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一人之寡而撫千萬人之衆苟不絜矩豈特不能平天下而已哉存疑未喪師即得衆也克配上帝即得國也此之謂民之父母這便是得衆得國辟則

為天下僂這便是失衆失國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

用矣朱子曰為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

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玉溪盧氏曰德即明德謹德即謂明明德先謹乎德以平天下之大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絜矩所以得衆而得國○新安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德為大學一書之

大學大全 卷下

三

適喜齋

翼註曰先字當承慎好惡來不當對下文人土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慎凡好惡皆宜慎也而德尤好惡之原故先慎之文曰慎德不可就作絜矩慎德在絜矩前一步絜矩是下道慎德是天德然慎德即矩之所以立但未說到絜矩之耳又曰有德此有人要人公好惡在內有德則能絜矩以公好惡而得人心也又曰有人有土俱兼歸之保之與得衆得國同如云人新附必挈其土而來歸人永戴亦保其土於不失○呂晚村曰人土財用俗眼看作四件解者看作一件耳人土是財之出處用是財之行處四句只

一節故下文直接財字又曰財用二字從得衆得國生來則後文論財本人士即衆國財用則衆國中物原不是別生支節

份按許氏原文云自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以下為第二大節言為人士者明德為本云云至取於民有制之下則云中分五段此一段君子先慎乎德至此有用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今本不知其本為一條而析之為三疎矣此一段一字誤為二字當以正

份按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絜矩之道也君子先慎乎德誠意章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也絜矩之本也蓋有國者必慎於好惡方是絜矩然其所當先慎者尤在於德章句云德即所謂明德其又在公好惡能絜矩之前明矣蒙引謂公好惡就是德反以或問所云為未精謬甚

翼註曰德者節承上起下也不是德為財之本財為德之末只是說德為平天下之本財為平天下之末重德邊又

綱領此章言財用始於此財用之有本於慎德而有之非私有也○東陽許氏曰言為人士者明德為本而財用為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脩德為本絜矩而取於民有制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第二節中分五段○二段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董氏彝曰首章明明德明德所以自脩末章慎德以治天下言○吳氏季子曰人之所以不能絜矩者為其有所蔽耳世之蔽於利者莫不以財為急而德為緩語之以散利薄征則曰吾何以充府庫也語之以蠲租已責則曰吾何以給用度也由是置厚薄輕重於方寸中而損下益上瘠民肥己之事靡所不為矣烏能絜矩乎不知君子先謹乎德有德則天下歸仁斯有人矣有人則莫非王土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財矣有財則量入為出斯有用矣此有云者猶言即此便有不得他求也曰人曰土曰財用無一而不出於德則德為本而財為末昭昭矣附淺說治天下之道固在於絜矩然其所謹而當先者又在於

德也蓋德者絜矩之本也苟德有未謹則理有未明心有未正也理有未明則無以通天下之志安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心有未正則無以勝一己之私安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此謹德之所以當先也殆必格物致知以啟謹之之端誠意正心以致謹之之實若然則謹德之功盡而絜矩之本立矣有德則德之所被者皆於我乎歸仰斯有人矣有人則人之所愛者皆入我之版圖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不患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為出不患用之不周矣夫一德脩而衆善集德之當謹也何如哉存疑絜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故傳者言好惡之後即繼以此要之公財川終歸在同好惡內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人有人有土有土而後方有財可見德為本而財為末矣

通喜齋

曰折衷云德為衆務之所從
出財為有德之所自致此二
句佳蓋德不但生財凡繫經
公好惡以至人土財用皆生
於德若說德為財之本便不
完若但說要務先圖似亦不
透本字

份按許氏此條所云二段三
段分得太碎可併為一段

份按爭民施奪便是以利害
言矣

困勉錄曰外本內末與有德
反對○說統曰是故二字承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
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
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朱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惟
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暴征橫
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三山陳
氏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不均平便是不能絜
矩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當脩德而絜矩取民財
有制○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其經
文本末不同○吳氏季子曰苟以末為內而以本為
外則是輕其所當重而重其所可輕民不見德而唯
財是聞毋乃施之以相陵相奪之教而導其民
之爭乎此特以是非言耳猶未以利害言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

有人矣括蒼葉氏曰為國者豈可唯知聚財而不思
所以散財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東陽許

氏曰三段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
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
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
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通考吳氏
季子曰義利不能以兩立得於此則失於彼故財聚
則民散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也財散則民
聚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也也觀財之聚散則知民之聚散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
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

上爭奪來言民至爭奪而尚
信有共民乎此與有人有土
反看重上句下句帶言○份
按此承上外本內末來故重
在財聚民散句仁者以財發
身節承生財有大道來則重
在仁者句蓋財散則民聚不
仁者以財發財二句特以足
上句意耳
困勉錄曰財散許氏以不過
取言吳季子以散財發粟言
亦當兼用財聚亦當如此反
看
說統曰是故二字又承民散
來言民散而尚得有財乎此
與有財有用反看重下二句
言悖借來引起○說統曰民
散在爭奪之後悖出又在民
散之後有三層意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適喜齋

翼註曰善承慎德來不善承
外水未得承有人有土未失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也。問紂如何只管說財利。朱子曰畢竟人為這箇
也。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
這箇。○此章大概是專從紂上來。蓋財者人之所
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
抵有國有家。所以生其禍亂。皆是從這裏來。○三山
陳氏曰。以惡聲加人。人必以惡聲加己。以非道取人
之財。人必以非道奪之言。與貨其出入。雖不同。而皆
歸諸理。其為不可恃一也。○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
土。與財散民聚。能紂者之得也。內末而爭民施奪
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不能紂者之失也。○東陽
許氏曰。四段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紂。取於
民無制之害。通考吳氏季子曰。天地閒惟感與應。出
乎爾者反乎爾。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桀自言如
日在天。而其民謂時日曷喪。是也。貨悖而入者亦悖
而出。秦人頭會箕斂。而府庫卒為漢有。是也。觀言之
出入。則知貨之出入矣。

承民散悖出來。又曰不常意
全在二則字。有條忽轉移之
意。又曰折衷云。謹德而能紂
矩善也。據此則善字當兼德
與政說。不善亦然。又曰二之
字。指天命究天命之所為。得
失者。只在民心得失。上見。○
困勉錄曰。此節二之字。指天
命。而人心在其中。與前得衆
得國分看者不同。王溪以人
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
命去。數語微混。又曰。有謂康
誥節主天命說。峻命節主民
心說。不知峻命節說得國原
包天命在內。康誥節說天命
原包得民心在內。不可分看
份。按務財用。正是不能同好
惡處。豈可說成兩截。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

覆之意益深切矣。

矣。以財為本。則不善則失。衆失國矣。○玉溪盧
氏曰。有德則能紂。知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
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紂。矩是謂不善。所以
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
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相
應。命不于常。即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即
得國失國之意。此所謂善。即止至善之善。○雲峰胡
氏曰。右第四節。就財用言。紂矩若好惡。不能紂。矩在
己。自私不可以平天下。財用不能紂。矩瘠民自肥。亦
不可以平天下。欲平天下者。不可不深自警省也。通
考東陽許氏曰。五段引書以結之。與前文王詩相應。
○韓氏古遺曰。惟命亦應其命。維新善能紂。矩不善
不能紂。矩。○黃氏紹曰。大學釋明明德章。引書曰。顧

大學大全 章句下 三 適喜齋

說約曰楚書二條據許氏說
氏胡氏俱謂結上文之理財
而起下文之用人故欲盡在
第三節之首然惟善可言用
人而仁親難說且章句亦但
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是未及用人也不如帶在節

二節之尾而自秦誓以下方
作第三節為妥淺說達說亦
同此解

讀本
謂天之明命新民章引詩曰其命維新平天下章引
詩曰惟命不易書曰惟命不于常明德新民皆以命
言之釋明德而引天命蓋得天之賦予以為德也於
新民而言天命蓋受天命以有天下也一以天理言
一以天眷言其言天命則同所指不無少異也○吳
氏季子曰惟命不于常言天命所在何常之有有德
有人為善善則得之悖入悖出為不善不善則失之
矣此其利害較然明甚以是非言之則如彼以利害
言之則如此斯皆言其不可貴貨賤德耳亦孰知貨
之不足貴乎附存疑慎德而有人有土則天命之得
可知也不慎德而財聚民散則天命
之失可知也故引康誥之言以結之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三山陳氏曰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言不

寶金玉而寶善人也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

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
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
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
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其而道
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
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王孫
圉楚大夫趙簡子名鞅鳴玉以相鳴佩玉以相禮也
珩白玉之橫者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用人中
分七段一段引楚書言金
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名

耳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禮記檀弓公篇

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
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

大學大全章句下 通喜齋

份按所謂仁親者愛其親之

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平聲喪亦喪人之喪。並去聲。喪即出亡也。父死而欲反國求為後。是因以為利也。說如字。猶解也。○古栝鄭氏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西明季氏曰。楚為春秋所惡。舅犯特霸主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下文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雙峰饒氏及之。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玉溪虛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不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雲峰胡氏曰。右第五節當連上文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又起下文。

謂也與用人何與而乃以為起下文乎。其曰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寶。亦只說得楚書節說不著舅犯節也。份按許氏謂舅犯為寶人起下用善人之說。大謬。蓋雙峰雲峰及許氏之失。大抵皆同。

之意蓋第三節言好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檀弓大學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寶人也。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冥氏季子曰。自常情觀之。所謂寶者。非明月之珠。必夜光之璧。彼晉楚之君。一則曰善。二則曰仁。親疑若迂濶不切於事情。而其至寶。卒無以易此則貨之不足貴也。信矣。知貨之不足貴。吾又何必土地之不廣。人民之不眾。財用之不饒。切切然係累吾心。而終於不能繫矩哉。汎觀前代之君。溺意聚斂。而不知紀極者。何莫不然。漢之武帝。惟以大農少府之藏為重。故算舟車。權鹽鐵。雖海內虛耗。不恤也。唐之德宗。惟以瓊林大盈之積為重。故稅閒架。征竹木。雖京師怨嗟。不顧也。是豈二君獨無繫矩之心哉。一蔽於利。則明知繫矩之為善。亦不能行矣。傳大學者。分別本末。辯明得失。反覆於是。非利害之閒。而力言貨之不足貴。凡皆欲以解其蔽而已。文公曰。繫矩章。專言財用。蓋人主不能繫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

大學大全

卷下

七

遊喜齋

摘訓曰若有一个臣不必專就賢臣說斷斷是一个臣媚嫉亦是一个臣○真註曰斷斷今無他技作一句讀斷斷今即形容其無他技也斷斷誠一之貌誠一字不可說在心內只就貌言猶云一味朴實頭也無炫飾故曰誠無枝葉故曰一究其所謂無炫飾無枝葉者只是無技而已故曰形容其無他技不可以斷斷兮作有德無他技作無才下以其心二字轉語又曰凡人情以才不己出為嫌今曰若己有之是不以才不己出為嫌也與下媚嫉反看一說凡己有才欲盡其用今

欲而不知有人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

反媚音曰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三山曰聖字專言之則為衆善之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

曰若己有之必盡其用也亦覺德透但前說於容賢為切○困勉錄曰彥聖二字諸講俱不分明蒙引曰彥美士也美是懿美指純德君子言依蒙引則彥聖當分知行看又曰說統云以能保我子孫作句黎民帶下讀以霸國軍子孫也蒙引存疑淺說真註皆主此或曰保子孫保黎民均重對說而以尚亦有利總示主此為正

聖此專言之者也周禮六德知仁聖義中和此對衆善而言之者也尚庶幾平聲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問黎矩以好惡財用媚疾彥聖為言何也朱子曰如桑弘羊聚斂以奉武帝之好若是黎矩底人必思許多財用必是侵過著民底瞞得我奸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黎矩言媚疾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得其所今則不舉他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是不黎矩此不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黎矩事事亦當黎矩○玉溪盧氏曰一个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斷斷無他技德有餘而才不足也休休二字其意深長有淡然而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也有技若己有之能容天下有才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才也若己有之不特不媚疾而已彥聖心好不啻若自其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口不足以盡其心也能

大聖大全 意句下 通喜齋

之誓當作於僖三十三年夏
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
日不作於交三年夏封殺尸
將霸西戎之時蓋霸西戎則
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
辭哉殺晉之南境從秦嚮鄭
路必經之括地志云二殺山
一名嶽登山在洛州永寧縣
西北二十里即古之殺道蘇
代謂之殺寨淮南王安謂之
殺阪司馬遷謂之殺阨馮異
謂之殺底孔穎達謂之嶠關
元和志謂東嶠至西嶠二十
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
是也
困勉錄曰此節是言大臣之
能繫矩與不能繫矩者之得
失而因以起下人君好惡之
得失意實註專主起下蒙引
專主大臣俱似偏新說甚

以天下之才德為己之才德信乎其能容矣前言如
有容此言寔能容二句相應人君用此人其有益於
人國可知有技疾惡之彥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
才德為才德人君而用此人國家豈不危殆能容者
用之其利如此不能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主在
擇一相者此也此又繫矩之先務也○蛟峰方氏曰
其如有容其疑辭也有甚物似他有容者言無可比
他有容之大○新安陳氏曰有容者能繫矩而人所
同好者也媚疾者不能繫矩而人所同惡也人君
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疾者而舍之是繫矩之
大者○策陽許氏曰三段此專言為政者好惡之公
私尚亦有利哉以上一截言能繫矩而以公心好人
以下一截言不能繫矩而以私心惡人通考黃氏洵
饒曰一個尚書作一介介即獨也人之有技若已有
之此一人似房玄齡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此一人
似李林甫○楊氏頌曰不帝猶豈止也○吳氏程曰
寔當音植實是也○吳氏李氏曰秦誓所舉乃大臣
之事大臣能繫矩則盡黜聰明不事表襮其中雖多

明

份按大臣非惟不熱中二語
殊不著題大抵此君語多難
湊

材藝外視一無技能此心休休然寬平廣大見人之
有技則一如我之有技見人之彥聖則不啻我之彥
聖技以辨事言聖以料事言辨事而成料事而中為
大臣者非惟不熱中而且體之於身視彼猶我懇切
真到若得其所甚好者用能受天下之人才而器使
之君之子孫賴其用世之黎民蒙其福國家之利孰
大於此乃若不能繫矩則必欲我之勝人不願人之
加我其心忿戾而不平蹙迫而不廣人雖有技以為
不下於我則媚疾以惡之媚疾者疾其所長而已惡
則併與其人而憎之人雖彥聖以為不出於我則違
之俾不通違者不行其言而已俾不通則併沮其事
而敗之務使天下之人才俱莫已若由是嘉言伏賢
人隱國家之事淪胥以敗禍延當世殃及後人子孫
黎民皆被其害矣豈不殆哉自常情觀之容德之於
子孫黎民若無關係然讓直濟文者成貞觀之治如
賢嫉能者肇天寶之亂明效大驗不我誣也能保則
曰以能保不能保則曰以不能保以之為言猶左氏
所謂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言皆由乎此也附淺說若

大學大全 卷下

完

適喜齋

份按如有容蒙引謂如物之
有容者淺說謂如物之至大
者於物無所不容而蒙引則
云如有容不似如物之有容
只是心有容也曰如者形容
之辭休休處難以名狀故不
徒曰有容而曰如其說不同
愚謂若依蒙引謂難以名狀
故曰如恐與下文實能容之
句有礙蒙引淺說所云是也

蒙註曰二能字要與下節相
反愛人之所公愛惡人之所

公惡此反極性也愛人之所
公愛而愛之極其至惡人之
所公惡而惡之極其嚴此反
命過也○困勉錄曰天下有
可直之小枉故舉直以化之
有不可容之巨奸故放流以
絕之此皆仁人之天則也如
漢王允窮卓黨以召關東之
變則味孔子化枉之仁唐五
王留武三思以釀羣后之毒
則違放流之知○份按困勉
錄云章句以其至公無私故
能得好惡之正三句是總發
大意蓋仁人二字是以入品
言公正二意皆在其內能好
惡則是公正之見於好惡處
但就公正之意推之則正又
本於公耳蒙引淺說皆以公
貼仁人以正貼能好惡未安
論語唯仁者能好人註同愚

讀本
有一个臣斷斷誠一不事表暴人之視之若無所能
也然器宇寬洪度量弘廓淡然無物而天下之物莫
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是其心休休然
亦如物之至大者於物無所不容也○蒙引斷斷今
無他技作一句讀不可謂有德無才○即是休休處
有容也不可分二意其曰其如有容者心之容物無
形此蓋以物之有容者狀之之辭兩句文意頗類恂
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又如鞠躬如也如不容足縮縮
如有循之類○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己有之
違之俾不通尤重於媚疾以惡之也蓋以其賢之大
小而異其待之之心也彼妒忌之人見小賢則小惡
之見大賢則大惡之其待之亦有淺深○以能保我
子孫以字人皆以人君用此人為言殊未是秦誓之
言重在在大臣會子引之亦取好惡公私之意以明絜
矩豈必主於
人君用之哉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

逆讀為屏古字通
用屏必正反除也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

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

此也北溪陳氏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

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玉溪盧氏曰此承上
節下一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
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
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不能安之去小人
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
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
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
也○新安陳氏曰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謂冠
之乃引援古語之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能絜矩
而惡惡得其正所謂放流即媚疾蔽賢之人朝廷之

大學大全章句下

三

適喜齋

謂論語註公正二意雖不可分貼然玩此節章句語意却似以公正分貼者當更詳之
份按既引古語不應獨去了能愛人三字盧氏所云恐非本旨然其議論自佳

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又以仁人總結之言能絜矩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之好惡大抵好君子而惡小人此其所以為正也大學治國平天下章每反覆於好惡公私之間蓋以天下之治亂決於好惡之當否君子於此可不謹哉吳氏季子曰仁者無所不愛然以其絜矩之故見不能絜矩者則惡之必欲屏除流放置諸四夷不使之得同中國以害吾治於此見仁人之心本無適莫衆之所惡已亦從而惡之絜矩而已矣何者絜矩則知衆心與己心同衆皆惡其疾有技惡其違彥聖己獨何為不惡之屏除流放所以與衆逆棄而非有一毫之私意也惟仁者為能絜矩故惟仁者為能愛人能惡人他人則蔽於私意己之所愛未必衆之所愛也己之所惡未必衆之所惡也如四凶在朝深為元愷之蠹使舜不能以己之心喪元愷之心則雖見其掩義隱賊猜譖庸回以沮元愷不恤也雖見其崇飾惡言傲狠明德以害元愷不顧也又安能投諸四裔以禦魍魎哉絜矩工不必如舜而後可附蒙引必能於媚疾者放流之而

其放流之也又直至逆諸四夷方為仁人之惡人方為能惡人也以下條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照看便見得

見賢而不能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曰當作怠未詳孰是命慢聲相近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朱子曰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不能退如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新安陳氏曰舉不先未盡愛之道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好惡之道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通考

困勉錄曰命作慢兼懈怠忽略懦弱三意忽略是不經意若謂賢人進退無係於國之輕重也不是遲慢之謂○翼註曰過字是太過之意不是過誤之過蓋此等小人乃將就處之覺他寬縱了份按薛文清云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

大學大全章句下

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
其志惡者惡得以肆其惡也
困勉錄載此條而指為真西
山語蓋快認讀書錄為讀書
記也

東陽許氏曰五段言絜矩
而薦賢當速退不肖當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

蓄古災字

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
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
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宋子曰斷
絜矩媚疾者是不能絜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
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枯蒼葉氏曰
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尚不至於
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焉於人之所當好所同好
者反從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
之如此等人不仁之甚也雙峰饒氏曰好惡與人異

蓄必逮夫身桀紂是也玉溪盧氏曰人性本有善
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
人之性耳苟好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
矣非不仁之甚而何蓄必逮身為天下僂是也自古
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興用小人而亡能愛
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絜矩者
之所為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君子退小人進而
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為也自秦誓至此
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
能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
言用舍之全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
公私之極以申明天下之要道也雲峰胡氏曰
右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
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
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通考東陽
許氏曰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吳氏季子
曰見賢而不能舉以下是知所愛惡而力量不足絜
矩之未盡者也好人之所惡以下是又香臭不分愛

大學大全

章句下

三

端喜齋

讀註曰君子以位言之不指
已能繫矩者看蓋下文仍有
驕泰一邊也又曰註兼脩已
治人重治人邊脩已帶言又
曰忠信驕泰俱屬心忠信真
心也驕泰是妄心也發已自
去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已字

以心言物字以理言如為子
而盡其欲孝之心是忠為子
而循其當孝之理是信蓋忠
者衷也由衷不欺之意也若
不盡心便是自家欺騙了信
者實也以實不浮之意也若
不循理便是虛浮不實落又
曰盡心者不欺其真好真惡
之心循物者克符其當好當
惡之理○困勉錄曰按達說
云忠信就心言不過一誠而
已不可入好惡在內好惡用
在得之上而翼註以好惡入
解者蓋誠原只就好惡上見
好惡原不止是治人之事也
達說甚拘○務按繫矩之以
好惡入解本章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也忠信之
以好惡入解誠意章如好好
色如惡惡臭也

惡易位不知繫矩民斯為下矣繫矩不盡者特未能
自求多福耳不知繫矩則是自求禍也寧不為身之
災乎附存疑夫好善至不啻若自其口出公之極也
惡惡至違之俾不通私之極也仁人能好惡人公之
極尤明好惡拂人之性又不止徇於一己之偏者是
私之極也故曰申言好惡公私之極○首南山有臺
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言好惡之公節
南山之辟則為天下戮是言好惡之私未至其極也
自秦誓至此則申言其極上言好惡公私所該者廣
不止用人一端此就用人上言好惡公私之極蓋
好惡之公私固關於國之興喪若川人一事則所關
為尤大是為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此謂治國平天下之君**道謂居其位而脩已治**

人之術道即大學之道脩已明明**發已自盡為忠循**

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

物無違謂信朱子曰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

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驕者矜高泰**
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穩當

者修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

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平**決矣**

朱子曰初言得眾失眾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已切
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

以決之忠信謂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
亡○北溪陳氏曰忠信者繫矩之本能繫矩者也驕
泰者任己自恣不能繫知者也○雙峰饒氏曰此得
失字又串前兩段得失字而言由上文觀之固知得
眾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
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矣忠信即是誠
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為
正心脩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雲峰胡

大學大全 卷下 章句下 適喜齋

份按雲峰將好惡之絜矩與財用之絜矩對舉而言而以驕泰二字分貼非是

份按許氏謂此節是言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殊非實言

氏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絜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即首絜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已有矩之心而發己自盡則為忠在物有矩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為信驕泰以失之者驕者矜高不肯下同民之好惡非絜矩之道也泰者侈肆必至於橫斂乎民之財用非絜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則能絜矩者也驕泰則不能絜矩者也章句謂三得失一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二尚德尚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率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吳氏季子曰此章三言得失初以國祚言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也次以天命言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也然而所謂善所謂得眾孰不出於為人上者之一心哉大學至此則又窮原反本而歸之於心忠信驕泰皆心之所為也心乎忠信則能絜矩而所行皆善豈不得眾乎心乎驕泰則不能絜矩而所行

大學大全卷之七

讀本

份按呂晚村謂大道不當直指絜矩之道所謂絜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

皆不善豈不失眾乎國祚之脩短天命之去留往往由此合二程子之說而觀之蓋凡已當為之事必求以盡之一息不能自己者忠之謂也凡物當然之理必循而行之一毫不能有愧者信之謂也有如心雖已至而自晝至夜自夜至旦汲汲然惟恐其未正身雖已脩而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孜孜然惟恐其未脩反觀內省吾之脩有所未盡吾之責有所未塞則惕然其不自安雖欲已而不可得忠之為忠者如此為人君則待其民者必以仁惻隱之心生於憂譽其為仁也不誠則非信矣為人子則事其親者必以孝能養之弊流於不敬其為孝也無實則非信矣是必言行相副而後可以為信表裏如一而後可以為信忠也信也萬善之基而絜矩之本也附語錄君子有大道云云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廣闊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其粗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操則存克已復禮等語皆是也○淺說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絜矩之道也是道也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

大學大全卷之七

信

適喜齋

二字對非即大道也愚觀或問云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乎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已徇欲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夫忠信乃絜矩之本可見忠信之所得者即得此絜矩之道也大道之為絜矩之道也明矣不得云絜矩與忠信對非即大道也與人同好惡者絜矩也驕泰則不能與人同好惡亦可見驕泰之所失即失此絜矩之道也北溪雲峰東陽吳季子及蒙引有疑之說皆同或疑絜矩本是治人之事章句何以却兼修己言之蒙引謂治人雖不得修己而此章絜矩之義矩是修己絜之則所以治人此說足以釋其疑矣○君子先慎乎德此絜矩之本也

忠信以得之亦絜矩之本也
絜矩錄謂忠信以得之即君子先慎乎德信然

所執者要而所御者煩大中至正非若私意小智之用周徧廣濶非若私恩小惠之施君子之道之大如此其得是道也惟在於忠信而已忠信者誠也誠則無不明而能知千萬人之好惡即一己之好惡誠則無不公而能以一己之好惡為千萬人之好惡大道寧不於是而得乎若夫驕焉而恣已徇私泰焉而人從欲則一心之中莫非私意之充塞一膜之外便有人己之異觀雖有絜矩亦有所不能矣且其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雖欲絜矩亦有所不可矣大道寧不於是而失乎忠信以得之者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驕泰以失之者無忠做恕不出也然則欲絜矩者盡求之吾心乎心者眾理之會也萬化之原也君子能盡此心則能絜矩矣能絜矩則能用人能散財必不用小人以病國必不外本內未以聚財矣○按此好惡乃統理財用人而言非專根用人也不可誤看○存疑此大道即是首節絜矩之道是故二字則總承南山有臺以下所言得失說來言好惡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眾得國不能

絜矩則為天下僂而失眾失國財用能絜矩則有人有土不能絜矩則財聚民散用人不能絜矩則蓄必速身能絜矩則反是明驗大效固彰彰矣然絜矩之所以有能有不能者則忠信與驕泰之故也○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合而言之是盡心而不違於理也這便是忠信格物致知是明善事誠意正心脩身是誠身事皆是欲求到忠信去處到忠信是成功地位故曰即明明德事○循物無違是解字義如此若會其意物即理也蒙引似把忠信錯解了蓋忠信只是事而有內外之分天理一也自存諸心而無不盡言則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違言則曰信故曰表裏之義也程朱皆如此說今蒙引以子願孝為己之心父欲孝為物之理子盡孝以事父為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是把忠信分屬人己與所謂一理而有表裏之分者不同矣○原來蒙引是認物作人故如此說此有一處可破之易恆卦云君子以言有物亦欲以物作人耶此物雖非循物之物然亦可以相發明○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萬物皆備於我反

大學大章句下
適喜齋

身而誠矣。誠則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矣。故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己之心。以一己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奪民之財。不拂人之性。而得大道。○矜非矜也。廉之矜。乃伐自矜之矜。矜自張大也。高自高也。矜高總是務外自高。人而務外自高。則少誠心。以其務外而不復向裏也。自高而不復下意也。曾子謂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正以此矜高與發己自盡正相反。侈是侈然自放之侈。肆縱肆也。侈肆恣意妄行。不循法度也。與循物無違相反。○惟驕故泰。務外不情者。正不欲循於物也。不循於物者。由務外不情也。與忠信一般看。○務外不情而不循於物。則私欲蔽固。但知有己。不知有人。而不繫矩矣。所謂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也。所謂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繫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通也。○或問恣己徇私。以人從欲。在失之內。恣己徇私。但知有己也。以人從欲。不知有人也。即所謂好惡徇於一己之偏也。蒙引貼驕泰。恐非。○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猶所謂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者。猶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也。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無忠傲恕不出也。首言天下之得失。係於人心。次言人心之得失。係於繫矩。末言繫矩之得失。係於吾心。所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者。如此善不善切於得眾失眾。忠信驕泰切於善不善也。○蒙引釋大道必兼脩己言者。君子是治人者也。治人終離不得脩己。以此章繫矩二字求之。矩便是脩己者。繫之則所以治人矣。故釋新民章。必先之以盤銘言自新。而自釋齊家治國以下。皆必以脩己之事為言。此理萬古不能易也。○大道正指繫矩之道。此簡道乃天下之所以平者也。故謂之大道。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不謂之大道而何。○忠信與大道俱說得孝弟慈。但忠信之孝弟慈。是所謂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者。是脩己事。大道之孝弟慈。則是所謂繫矩之道。使天下之人各遂其孝弟慈之願者。是推以及人事。○此忠信是

遂其孝弟慈之願者。是推以及人事。○此忠信是

呂晚村曰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而近人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

單言忠信與論語三省章分說不同。註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能絜矩與不能絜矩。天理之存亡也。忠信驕泰。天理存亡之幾也。朱子小註云。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此可以證天理之為道。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恆足矣。恆胡登反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音潮

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

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

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眾為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

困勉錄曰此節與忠信不相接而與先慎乎德數節相接蓋因財用為有天下者所不可缺故復申言之又曰生財五節總是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而就中細分之又自有二意一是不當專利之意一是不必專利之意二者內又各兼是利利害兩意義之所安即為利此以是非論之而見其不必專也義則財恆足而發身而不悖出此以利害論之而見其不必專也義之所不安即為不利此以是非論之而見其不當專也利則不當專之意蓋獻子二節是不當專之意生財三節皆是不當專之意生財三節皆是不當專之意

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

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陳氏曰此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後

世異矣。雙峰饒氏曰財者末也財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眾至用舒此四者

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玉溪盧氏曰國無遊民而不奪農時民之財所以足朝無幸

位而量入為出國之財所以足。仁山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

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此大道字是

君子有大道之道中之事。東陽許氏曰第四節言生財之方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

中分五段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為精密生眾為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吳氏季子曰

聖賢議論雖高而不虛雖正而不迂所以為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廢也大學卒章深

就利害上見其不必專不就
是非上論而是非意則當見
於言外子獻子節是就是非
上見其不當專長國家節是
就利害上見其不當專又曰
生財有大道至末不過是即
先慎乎德至仁親以為寶一
段而覆言之非有二也

以聚斂為戒使他人言此則但知財之不可聚而不
知財之不可無議論激而趨於一偏天下後世始病
其難行矣聖賢則不然既闢殉財之非則必曉之以
生財之道蓋民生日用有不容一日闕者使聖賢為
國亦不能以捨此顧聖賢自有生財之道非若暴君
汚吏浚民以生耳百畝之田匹夫耕之五畝之宅匹
婦蠶之則一家無遺力入材之用百工飭之貨賄之
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閒民是謂生之者眾建官止
於三百六十則在位無贅員賦祿僅足以代其耕則
在官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
趾無作輟也書爾于茅甯爾索綯無休息也斯不亦
為之者疾乎歲杪制用量入為出無汎濫也國有凶
荒則殺其禮無侈靡也斯不亦用之者舒乎夫惟生
之眾而食之寡為之疾而用之舒則其來無窮其去
有限自然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泉源矣豈非足國之
道乎其言有大道者蓋謂此有正大之理非必以私
意小智巧為聚斂之術也知正大之理自可以生財
則所憂者不在乎財匱而言利之徒不得乘此以投

其隙矣不然。奢於調度。則雖財聚民散不遑恤也。迫
於費用。則雖憚入。倖出不暇問也。大抵崇本節用。乃
百王不易之常道也。蒙引生之者眾四之字。皆以
財言。註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何不從有德有人說
來。曰有土此有財。但在生之有其道耳。此義為切。故
截自有土有財。或問亦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
也。務本節用。便是不厚斂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
是繫矩。不可以此節為生財下節。為散財。蓋生財
有大道。便不是外本內末。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內末
以聚財。便是散財。而可以得民矣。故曰自此以至終
篇皆一
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承職

貨。朱子曰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
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

困勉錄曰蒙引云此仁者與
不仁者都從心上說未是蓋
既曰仁者則自然體用俱備
矣但仁者下當先提慎德來
說到以財發身則專就繫矩
說余初誤收蒙引。蒙註曰
發字全在得民上民共戴之

則尊榮矣又曰不仁者輕看
呂晚村曰散財得民四字
是以財發身首要若泛講善
用財以成功業則與仁字無
關切矣

困勉錄曰生財有大道至此
節總是一意則財恆足矣即
是以財發身即是好義不悖
出但仁者節則推一能行之
人重仁者二字未有節則決
言其效重三未有字呂晚
村曰大意只上好仁而財皆
其財耳多好義終事一段乃
推所以得財節次如此翼
註曰好仁註貼愛其下要見
不忍專利意好義註貼忠其
上且就民心寬說未有指實
如云感恩思報懷德效忠而

竭其忠君親上之誠便是又
曰終事還依舊說泛就在公
之務畢力以圖其成如從役
犯難皆是盡終事不重只引
起守財耳意若曰力出於民
者且不自愛則出於君者
豈生觀觀乎吳因之曰終
事守財便是義以生仁雖謂
上以仁感下以仁應如此說
亦得但民以分言還須說義
為要
份按蒙引淺說釋好義皆就
力從輪賦實事說與計則虛
說二者似皆有理或謂若如
蒙引淺說實講恐侵終事守
財本義是殊不然夫謂力役
為好義是就民之効力於上
說終事乃就上所為之事有
成說其謂輪賦好義是就民
之納財於上說守財乃就上

大學大全

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危亡也。○雙峰饒氏曰財散
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新安陳
氏曰紂聚鹿臺之財以亡武散之以興。即其證也。通
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仁者外未不仁者內未即前
節內德外
財之意

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也。未好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
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問如何上仁下便義
朱子曰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
子便謂之孝。○陳氏曰惟上之人不安取民財而所
好在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為事
無有不成遂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

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而為我有矣。非若不好仁
之人財悖而入亦悖而出也。○玉溪盧氏曰此所謂
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也。○新安陳氏曰
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不一與此節皆當參玩
通考東陽許氏曰三段言內本外末之效。○吳氏季
子曰上文既示人生財之道俾其知不必聚斂此又
開陳利害以警之俾其知不可聚斂聖賢惓惓之意
至此而益切矣財本奉身之物然取之不以道則適
所以裁其身蓋財者人之所同欲而我輒專之爭之
端禍之媒也仁者知財之害身當務散之以與人共
蓋欲消釋其不平之心毋使吾身處必爭之地而已
鉅橋之粟武王知其為富也如商民之缺望何故寧
發之而不吝關中之珍寶沛公知其難得也如秦人
之側目何故寧捐之而勿取然財雖散而民則聚矣
羣天下之人而歸之安富尊榮又將焉往繼商而王
代秦而帝其發身也孰大焉彼不仁者則不然好貨
之念重於愛身往往安其危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
紂以身死而易傾官鹿臺之藏德宗以身危而易瓊

大學大全

章句下

尾

適喜齋

之財不爲人所奪說自不相
如此家引淺說所云固爲有
也然如註將好義虛說
而以終事引起守財亦甚得
曰故兼採之

份按終事謂上所爲之事無
有不成也吳季子謂是民愛
戴之心有終恐少差

林大盈之積其事可睹矣故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
者以身發財仁者未嘗有意於發身也德章而身尊
乃其必然之理不仁者亦非不愛其身也怨叢於厥
身雖欲自全不可得也仁與義一理也君與民一心
也君以是心而愛民則爲仁民以是心而報君則爲
義故自古以至於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有始有卒謂之終若徒愛戴於一時而又變遷於他
日則是其事不終矣不終二字正如韓信所謂公小
人爲德不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世有
好行小惠以干百姓之譽而非出於至誠者事久論
定人知其心則愛戴之情弛矣是以不終今仁者之
爲仁既出於所好之真又能使其下好義而以尊君
親上爲不容已自然有始有卒矣烏乎而不終國之
所與立者民也民心終於愛戴則府庫吾府庫也財
非吾之財乎仁與不仁之效如此此大學之所以丁
寧反覆也淺說夫財利者人情之所同欲也專於
己則損於人仁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施於此則應
於彼如上能崇本節用以厚民之生不暴征橫斂以

讀本

奪民之財而好仁以愛其下則爲下者必服勞供貢
而爲其分之所當爲趨事赴工而盡其職之所當盡
亦好義以忠其上未有不仁而不好義者也下
既好義則在上所欲爲之事必克有成而府庫之財
亦皆爲吾有矣未有下既好義矣而事不成者也而
府庫之財非其財者也然則有國者豈可外本內末
以專利哉蒙引好仁內有絜矩好仁內既有絜
矩則亦兼有事在矣好義內亦然故戴之爲君親之
如父母車乘芻粟民爲之出板榦力役民爲之供是
好義也民既如此好義吾見事必有終爲臺爲治則
不日成之繫池築城則效死守之以戰則勝以攻則
取舉無不如吾願矣是爲事必有終也其事上之
事也與下文非其財者也
之其字皆接在上者言

呂晚村曰引獻子言只取食
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
謂二句通釋三段未嘗有單
指聚斂意或問引公儀子董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大學大全

章句下

早

適喜齋

子證上二段引臧文仲冉子證下段亦是並舉不得如作時文者略過上二段側重下段也○翼註曰不專利便是義利字根雞豚牛羊聚斂來義字根不察不畜來○清岩居士曰上節好義自民之義言此以義自君之義言即君之義感民之義而得其終事守財而為國之利不亦大乎○困勉錄曰此以義理論不以利為利者未說利有害處只見得義不可也以義為利者亦未說到義未嘗不利只見義之所安即是利也下節方極言專利之害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

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

陳氏曰孔氏疏曰按書傳士飾車駟馬詩云四牡駟駟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禮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造猶納也禮自仲春之後納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槃併以盛冰耳○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合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其冰鑑賓客其冰大饗其夷槃冰凌冰室也鑑如甄大口

以盛冰置食物酒醴於中以禦熱氣防失味變色也甄音緹今大瓦盆屬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盤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言也○夷槃廣八尺長一丈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采音菜采地臣之食邑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絜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雙峰饒氏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玉溪盧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况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以利為利快目前之意而為禍深以

份按語類云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今刪雞豚二字便不能括畜馬乘二句矣

份按春秋仲孫蔑卒於襄公之十九年是時孔子尚未生也乃謂獻子嘗師子思乎

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王溪盧氏曰長國家不

導之也。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蓄害並至。蓄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所謂就理上說。固足明絜矩之當務。下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絜矩之不容不務。言愈丁寧。過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自生財有大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身言。後兩節自君之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是。又所以為絜矩之要道也。故此章言絜矩之道。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大學反本窮源之意。即本心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勿軒熊氏曰。指用

份按生財節務本節用二意
並重安得有能使天下皆務
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之說
乎

人而言。又結以務財用。必自小人始。而深致嚴於義利之辨。用君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小人。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章前以理財。用人。分為二節。後乃合而言之。其實能用。人。則能理財。不過一道而已。○雲峰胡氏曰。右第八節。生財。大道。亦即絜矩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非絜矩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仁者。皆因絜矩而言也。絜矩為恕之事。恕為仁之方。好惡不能恕。安能如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財用不能恕。安能如仁者。以財發身。未又舉獻子之言者。用人。亦當取其絜矩也。於好惡不能絜矩者。矧疾之入也。於財用不能絜矩者。聚斂之臣也。皆小人不仁之甚者也。故曰。菑必逮身。曰。菑害並至。皆指其不能絜矩之禍言之。為戒深矣。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東陽許氏曰。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為。再三戒用人之詳也。○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害。如民心怨

讀本
叛寇賊姦先兵戈變亂皆是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
言小人不能繫矩而生財之害○吳氏程曰彼為善
之陸宜公全引中間無此四字蓋衍文耳善者作善
人○愚按彼為善之仁山金氏作彼為不善之小人
似為明白○吳氏季子曰大學引獻子之言以實義
利之說又從而申之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
人矣卿大夫士一家之長也天子諸侯一國之長也
細而長一家大而長一國所少者非財也今也未遑
他務而汲汲於財用是非小人孰使之然哉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夫苟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蓄害安得而
不至乎善者猶言能者亨屯傾否之君子也國家之
事小人敗之而使君子拯之君子固不辭難也然事
勢已極不復可為則雖能者亦獨奈何哉由此觀之
則國家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昭昭矣大學重言
以結之其垂戒也不亦嚴乎大抵小人之於國家貽
禍不一而其禍之烈者則莫甚於使其主之失人心
故聖賢尤疾之若春秋之世有盜寶玉大弓以出者
此盜臣也有為家臣而聚斂以附益之者此聚斂之

呂晚村曰理財用人之說出於講章無理之甚者也且如楚書節以上云是結言理財然上文一則云爭民施奪再則云財聚民散三則云恃人悻出但是言末之不可內財之不可聚耳何嘗有理財之意耶且註中明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則楚書兩節言無以為寶者總是不內末其曰善人為寶仁親為寶者總是不外本耳但其所云本者德也君子先慎乎德固是本本以善人仁親為寶亦是內本則楚書兩節固不是結上理財並不是起下用人今

臣也自常情觀之則聚斂之罪孰與盜多然鳴鼓之攻夫子不施之於彼而欲施之於此則夫聚斂之基怨名禍有甚於盜者聖人蓋嘗權衡之矣夫小人亦不能繫矩之故耳不能繫矩蓋亦徒知以利為利而未嘗知以義為利也知以義為利則必曰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剝下以媚上殘民以奉君揆之於義安乎否乎充此一念不以己之不欲者施於人則人人各得其所欲而天下平矣非利之大者乎文公曰惟義之安自無不利矣學大學者其謹於義利之辨云除蒙引前條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只是義之所安即為利未是以為利之害處而照見為義之利也何也畜馬乘之不察雞豚伐冰之不畜牛羊與百乘之不畜聚斂之臣君子之心只是以義之不可而為非是計到為利之害而不為也故章句云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或問曰仁者之心至誠惻但云云也至下節必自小人一條乃是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正猶誠意章上段言君

大學大章章句下

遊喜齋

俗說既分理財用人而於此兩節則又云是結理財而起用人果如其說何不可竟制此兩節並入用人然又礙註中又明不外本內末二句於是支離穿鑿為此葛藤此尤無理之甚者也又曰通章只講絜矩為好惡空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又曰孟獻子節止言義利無兼理財用人之說○夏雨蒼曰說者謂與德五節屬理財秦誓四節言用人孟獻子二節言理財用人合皆非章句之意也章句總論一章之旨曰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今細按之樂只三節言當與民同好惡也慎德五節及楚書二

節言不當專其利也秦誓四節申言當與民同好惡也生財節至末申言不當專其利也皆推廣絜矩之意云者謂樂只以下所言皆從首節絜矩而推廣之也蓋首節所言言至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較說得濶故是推而廣之也○份按大學諸類云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欲橫錢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其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又曰為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所以後而只管說財如今茶鹽二禁乃人生日用之常却反禁之這箇都是不能絜矩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

子必慎其獨也是自君子言之至下段極言小人不能慎獨之弊欲其重以為戒而又言君子必慎其獨也以結之二處義例正相類也○此章所引所說或人君事或人臣事又或槩說蓋傳者於此都不管只要說箇絜矩意在耳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朱子曰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陳氏曰此章之義甚博大意則在於絜矩

其所以說絜矩之道在於分義利別好惡其所惡者利所好者義須是能公好惡別義利如此則天下均平而無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反覆援引出入經傳者幾千言意若不一然求其緒卒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又從而要其歸則亦不出於絜矩之道而已絜矩之道以己知彼以彼反己而好惡義利之理明矣○雙峰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章說如好好色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其惡惡知其美所令反其所好平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畢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兩端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又曰此章大要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慎乎德以下是說理財自秦誓以下是說用人然所用者君子則君子之心公必能與其利於人所用者小人則小人之私必至專其利於

問又曰後而說民之父母所好所惡皆是要與民同利之一字且如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又曰此章大概是從絜矩上說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夫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或問絜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箇又因論治國平天下章財用處曰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備占須推與民共之云云問平天下章言財用特詳當是民生日用最要緊事曰然孟子首篇所言其原出此答李敬子書云平天下章以絜矩推

前詳言同貨利公好惡之其法可謂詳矣已上諸條大章言不專財利乃為能絜矩而與民爭利未嘗有所謂理財之說宋嘗將貨利以劃在好惡之外也至言及用人者惟有一條乃是因問者以好惡財用絜矩之義為問故逐項答之然其結語云此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絜矩可見用人止是好惡中事耳然則以理財用人該貫全章殊非朱子之意不但不會見之意句或問也晚村謂朱子論此章大段亦有理財用人語猶考之未詳也○夏雨蒼以總註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分配諸節甚當但云秦誓四節申言與民同好惡却漏了君子有大道一節蓋

己所以未後又說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玉溪盧氏曰絜矩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善矣○陽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絜矩而絜矩在用人取財處為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存於心者矜驕行之以侈肆必不能絜矩則遠正人而讒諂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之原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節乃誠身之本
誠正條皆所以誠身而誠意為之本始
在初學尤為當務

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於篇末尤懇切為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善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知不致則真是真非莫辨而後何所從適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五章之明善第六章之誠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玉溪盧氏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即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目而貫諸綱領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章明善之要

是明明德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子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先之當務云○雲峰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見會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

